南漢日記 一

南漢日記

丙子十二月十四日

上由水溝門馳出至所波津江氷初合時未開路而未暇下馬至夢村前日已昏黑而炬火不出初更末始達山城百官隨至者僅數十人大臣以下諸侍從二更中始及來藥房政院二品以上問安 荅曰知道 備局堂上引見上曰入此城似爲得計也金瑬曰小臣之意此城雖曰險阻勢甚孤危不可仍駐自 上趂明朝早發取路果川而入于江都使申景禛率軍兵遮絶沙峴如何 上曰緩不及事今難急圖矣瑬曰此城決不可留請速幸江都 上

閉門想士女皆未得出甚可慮也瑬曰東二門不閉矣
上曰今日發行甚難矣瑬曰崔鳴吉若還則可知彼奴形
勢也景曾曰今日事勢決難得達於江都也楨曰江都則
決難得達小臣之子自江都纔還言江水未泮一日行船
堇得一巡云臣意仍駐此城若到勢窮則可以轉向嶺南
也 上曰一日而可達則猶可往矣必二日而可達以此
難之耳楨曰若必往江都則由仁川水原有間路可以取
此路得達也然莫如在此據險令文武官排堞堅守也瑬
曰此城若善守則渠必無陷城之理而形勢孤危以此爲
悶瑞鳳曰小臣於 山陵時見此城眞天下難得之形勢

也但彼四面月暈爲久圍之詐則甚可憂也 上曰予亦
有何意見但以勞甚氣盡不可更動且慮有中路充斥之
患耳如可及達則豈偶然哉仍問曰左相意何如瑞鳳對
曰一日可達則甚好而程道差踈胡行甚疾若値中路邀
擊之患則事有罔極帝王擧措豈可不爲萬全之計乎臣
之所悶者此也瑬曰然則當觀今夜而處之曉來更 稟
何如楨曰臣以爲 殿下之入此城者蓋欲守此城也都
監軍士最爲精銳何患不守也大凡任事者善謀而不能
成全自點非不謀畫而今日之事至於如此大臣之言亦
豈皆是哉自 上若斬今日入江都則侍從雖見虜 主

上則乃得以達耳臣見沈悅則悅之意亦如此彼金瑬本以文才拔身其料事固未及沈悅矣恭惟 聖王之智勇躬可以禦賊何必棄此而他往乎若必欲入江都則今日可發而旣不發明日乃欲違胡兵而作行豈不危哉江都之行在所不已則可由仁川島而作行也 上曰仁川島距此幾何植曰甚近李行健韓善一習於此路請招而問之 上曰史官出去招大臣以來（李植進言之前大臣已出故命招）景曾曰臣意此城形勢甚好不須更動與臣僚戮力固守若至於甚難則一日微服以往則似便矣植曰仁川距此一日程過涉亦甚便易昔者宋高宗時亦如此呂頤浩張浚

之外無不執被今日之事比此則不蒼黃也且彼旣搆怨
於天朝則於我何事不可忍爲言未畢瀅等入來曰過
衿川果川然後即仁川也臣等之所以爲難者此也 上
曰無直趨之路乎瀅曰不能知也聖求曰由仁川何以得
船耶瀅曰與由仁川寧由金浦也李稙書生也何以知之
計甚汚闊也 上曰事已急矣僥倖之計亦不得不思耳
瀅曰明日午前則大軍萬無阻路之理矣然守此城入江
都二策之外更無他計 上曰然則單騎馳入江都盡命
朝臣落後在此令守禦使城頭發立如人君在此之形可
也仍 教曰此事機關甚爲秘密勿爲傳播只言予大臣

等瑩曰請招李時白時爲守禦使而言之 上曰大臣一人當往彼處誑以在此之形而第恐下人洩之也且大臣一人留守此城似可矣植曰大臣一人留此策應都城往復之事如何鄭廣敬進曰伏聞明日欲移往江都云臣不勝悶迫之至賊兵已踰沙峴矣明日則定據京城還看前進若露機關則事有不忍言者孰爲 殿下畫此計者臣從前觀此城之陰阻眞是天作之地所謂孤危者臣實未曉也崔衍李景曾進曰大臣已定移 駐之計臣等不勝罔極之至議論初定遽爾搖動則滿城人心定不收拾矣 上曰當更思之罷出 傳曰司僕驛馬等草料不爲進排云

事甚駭愕廣州牧使决杖

十二月十五日

大駕移向江都出一里許 上體不寧還入城 掌令李厚源來 啓曰賊鋒所指無一處防遏犯境未滿五六日直抵京城使 廟社蒙塵 乘輿播越都元帥金自點受命專閫爲任如何而曾不接一戰馳報亦且斷絶極爲痛惋請依軍律定罪當此 車駕駐蹕之日本州守宰爲任極重而牧使許徽年紀衰邁不堪策應請命遆差 答曰不允許徽此時遆易非便問于大臣處置 以備邊司言啓曰許徽素有治聲頗得民心今之不能供頓蓋出於蒼

黄猝急之時似難深責而圻甸守令時在 行在所者只
此一人今又代以生手則事必罔措勢難改差敢 啓依
啓 正言金重鎰來 啓曰命將出師專爲固邊禦敵而
賊兵渡江之後無一處遮遏縱賊深入以至 廟社播越
車駕蒼黄國家之大變臣民之至痛爲如何哉西邊諸將
合置軍律副元帥申景瑗兵使柳琳義州府尹林慶業已
因憲府 啓辭從當論罪而都元帥金自點以元戎厥罪
甚重不可獨免請 命依軍律處置 答曰不允 鄭廣
敬以禮曹言啓曰 崇恩殿影幀無可奉安處城中寺刹
擇安靜處權安而朔望焚香節目當爲舉行大臣之意如

此敢 啓 傳曰知道 崔葕以户曹言 啓曰扈從百官
一二品奴子三馬三四五六品奴二馬一七品以下及禁
軍奴馬各一自今日爲始放料之意敢 啓 傳曰依啓
崔葕以户曹言 啓曰百官及禁軍等散料已爲 啓
下矣各司下人等隨來者亦爲題給且前朝官扈從人員
丁卯年在江都時草料上下今亦依此爲之何如且各司
下人等如有虚名冒受作弊之患則勿論上司下人棍打
之意敢 啓 傳曰依啓 備邊司 啓曰京圻監司徐
景雨不知去處凡百策應之事無處分付極爲可駭徐景
雨罷職其代以扈從人即爲口傳差出何如 傳曰允備

邊司啓曰今此入送大臣一行依丁卯年例令各道別
定勤幹差員整齊夫馬廚傳等事十分申飭以示尊重之
意且一行盤纏及贈物亦優給以送宜當敢啓 傳曰依
啓 大臣及守禦使引見 上曰防禦事何以爲之金瑬
曰軍兵尙未來集不勝悶慮 上曰賊在何處瑬曰已入
都城云矣賊之多寡留都大將可以某條馳啓而至今不
知是可悶也長湍來二百石已令取來而繼糧極難此城
形勢極好而粮餉不足矣洪瑞鳳曰自古以和誤國者目
前似信故終至於亡耳瑬曰奴賊元來不難而如是遲留
者其意有在而不知賊之多寡是可悶矣瑞鳳曰若用

重賞則或可以探知賊情矣李弘胄曰元帥列陣賊過後
雖某条爲之而一不馳 啓豈容如此 上曰此城上臺
之高幾何李時白曰上臺則俯見都城中及箭串場矣上
曰軍兵等饋夕飯否時白曰時未及食矣從之早食夕飯
而操鍊計料瑬曰國勢至此寧戰於鞍峴以決勝負瑞鳳
曰雖雜人可令盡係編伍以守堞城上曰李時白不能獨當
各令其將領軍可也瑬曰臣聞崔鳴之言雖似不信姑出
信使以送如何 東宮在傍 啓曰姑爲是虛事送之不
妨矣 上曰雖尺童不以爲信豈有其理瑬曰以韓汝溭
迎送胡差處請令開諭時白曰請定其開閉門或限日暮

或限初昏立標門外使避亂之人知之 上曰明日知士
大夫妻子豈能來乎 上曰大將處各領軍兵事速爲言
之 大司諫金槃 啓曰兩邊將士入送賊兵使 殿下
播越渠等固死有餘罪而賊鋒已爲滾入京城三南漠遠
勢難及來速爲勤王立旁自效事平安兵使處下有旨
上曰依爲之又 啓曰元帥處請 命傳檄自上激勵則
孰不奮發乎臣且反覆思之分朝之擧不可不爲 上曰
賊勢已迫何以爲之槃曰江都雖不得往下三道則猶可
及之執義蔡裕後曰國家恢復之策專在於兩南 東宮
若往其處則可以得士夫之心又可以得抄精兵矣 上

曰欲爲分朝已出可送之人而賊已充斥奈何裕後曰若
得分朝而曉諭中外則庶可以有爲也 上曰難可出去
何能爲之乎兩司迭請則 上曰非不欲爲之而賊兵充
斥其毁豈但至於彼而已乎裕後曰湖南爲上嶺南次之
江都爲下 上曰如彼透闖之言何以爲之崔荇曰事已
至此得有聳動之舉方可以爲之國事同極東宮雖在三
年之内請服純黑之邑 夜鷄初鳴 上發承旨史官在門外而未知大駕已出良久逢内官之持卜物出來聞 大駕行出蒼黃追及於南門外出南門之外雨雪
初收烈風甚緊山路成氷人馬不得着足自 上下馬步
行五里餘日尚未明矣崔明吉在賊陣馳啓見馬胡於弘

已到麻浦大臣入對瑬曰許議曾已出送於盧蒔不可停
之矣　上曰事機甚急如之何胡差若來則入之不可不
入之亦不可雖令留於山下渠若不聽而直來則將若之
何若終始不入則必有生梗速禍之端極是狼狽事也瑬
曰若不入之則必爲生怒矣聖求曰渠若包囟詐則雖可
怒而不怒矣瑞鳳曰大㺚懺上來者似非奴賊也　上曰
事極難處户判之意何如蓋國曰以昨今異辭爲言而却
之似好矣瑬曰使之入來知此城險阻之不可犯亦似無
妨景曾曰所饋之酒無出處極是難事　上曰禍機甚急
將如之何李景溭尚不來亦以此言及之如何瑬曰聞賊

方在京營庫索酒食云矣聖求曰必遇朴蘭英而中止故
景溭未及來也景曾曰景溭則勢未及入來矣 上曰若
有非常之擧則何以爲之景曾曰朴簪狀 啓持來人分
明見其無後軍矣瑬曰以其誇張見之則似是專主於和
也 上曰意果在和則豈每每異言乎瑬曰朴蘭英善揣
虜情而亦言意在和事崔鳴吉李景溭亦豈若是見其賣
者哉 上曰不納非善待也納之而不得饋酒亦非善待
也議論定時虜已徑返則將若之何弘冑曰其意若主於和
則善待不善待固不必論也景曾曰接待之人速爲定奪
瑬曰已以尹暉差定耳蓋國曰本官下人極小尤可悶也

上曰景溭是何人耶能善揣彼情不爲見賣者耶瑬曰多有幹能而屢度接胡者也但其天性太善輕信人言耳上曰虜人情跡似是欺我也蓋國曰渠欲汲汲成所望故如是言之耳聞其後軍全無云以此見之則似是專主於和事也 上曰渠到城外予臨城上招見于城外如何似爲荒唐乎瑞鳳曰事甚未安然則不如招見於城內也上曰納與不納何以定之瑬曰請以不納定之瑞鳳曰在我必有猶豫則招見固好而蒼黃草刱凡百無形是可悶也聖求曰今若招見則後日必率大軍請入然則漸次見欺豈不痛憤蓋國曰當詰之曰誠欲爲和則何以昨今

異言耶以此責之似當瀅曰日晩而不招恐或生怒也
上曰自外來旗幟令察候仍曰納之亦是非使瀅曰似有
不來之機耳 上曰寧有是理申景禛請對曰馬胡旣以
不納定奪則通於鳴吉以路險爲辭而爲依幕於山下村
家使之接待如何 上曰何以知之聖求曰渠若意在西
犯而有忙迫之心則到平壤足矣何必深入至此耶景禛
曰小臣馬兵以喂馬極難故使留城外必此軍立幟也景
曾曰卽刻之事接待爲急牛則可得而酒無出處極可悶
也蓋國曰廣州兒具誠爲殘忍 上曰衙門人可以辨之
廣州則決難得矣且曰當使住於何處乎景禛曰必得不

已而納之則只令 從胡若干入來可也鳴吉當詳處之矣
上曰鳴吉曾已見欺之人不足恃也聖來曰豈可爲此危
事乎臣則決知其不可入也 上曰接待一事令都監軍
牮手馬守禦廳下人盡力同爲之可也聖來曰至今尙無
形影而日勢已暮必不來也瑬曰以今朝不回報故爲此
言得我回報而還止耶此則不可知也 上曰若乘昏上
來則何以爲之瑬曰伊虜自前每生如許鬧端矣聖來曰
大駕今朝亦已狼狽難可動也臣意則明曉使 世子率
數十騎馳往江都如何此地則粮餉甚少江都則積年經
營處也棄之無謂明曉若先送 東宮則再明之朝可達

江都矣 上曰此言好矣而胡兵臨迫從他路過去乎聖
求曰只率十餘騎而馳出則何處之有瀅曰群情無不如
此矣瑞鳳曰江都已成根本 世子分朝所關非細聖求
曰自 上雖不入江都 世子何可不往乎請以明朝發
行 上曰依爲之瀅曰然則明朝舉動乎 上曰恐有狼
狽之患也瀅曰豈有此理 上曰世子豈可獨往陪從之
人定之可也瀅曰此賊接待事今日當有結末矣 上曰
然瀅曰在我無可恃之勢故即聞胡差之來人情騷擾莫
定若爲現形則豈可慮也小臣退出矣 東宮舉動何以
爲之 上曰當爲之然似有狼狽之患出去諸人試之夕

胡差到山下大臣請對瀅曰臣等所以請對者事勢漸入
危境今夜達曙前進則可達江都而今聞胡差已到無可
及矣將若之何　上曰人君處事何可若是國家雖亡諸
卿豈無去處乎何爲此見笑之言乎廣敬曰定爲守比之
計可也何爲更動乎瀅曰此處軍餉甚少不可久也將若
之何　上曰軍餉雖少其得盡食乎人之死生重矣諸臣
之有老親者可以散去也聖求曰可以擊之廣敬曰擊之
則難矣　上曰賊若上來則豈可背城一戰乎聖求曰擊
却之後速入江都爲計之得矣　上曰必如是而後可避
不可避而避之徒貽人笑耳廣敬曰外倉之粟以池門輸

入爲當聖求曰由利夫覘南下則可也何可守此孤城乎
上曰覘此事勢其可及乎聖求曰盡除百官脫身獨出由
仁川南陽行舟亦無不可也 上曰今朝予病不至甚重
而所以還入者中路見辱則尤爲可恥故遂爲回來矣聖
求曰若於朝月仍行則今日可達矣 上曰 豈無故而
還入耶廣敬曰賊未圍城之前請速輸入外倉之穀 上
歔欷長歎曰卿等皆賢士大夫而國事至此良可歎也溟曰
雖然豈至終亡高麗五百年未嘗左衽今豈可曰此遽亡
耶 上曰今夜防守事各別着實爲之廣敬曰事急矣惟
在 聖志之堅定若夫存亡則天也君臣上下各定其心

上不搖動軍心亦定矣　上曰承旨言甚善大丈夫臨死豈貽人笑乎　聖求曰請速擊之廣敬曰不可輕擊　上曰來此然後攻之尚患兵力之不足何可往征耶仍曰今日欲親自巡城轎子備置聖求曰事急矣盡棄諸臣獨率大將十餘人脫身前進如何　上曰旣與士大夫及內外眷屬有約同守設或使予如是而獨生亦何面目

聖求曰雖然不可坐此孤城到此地頭事已急矣羣臣百姓遑可恤乎獨不見漢高紀信事耶上曰漢高則善於馬上故能脫去也今賊兵布滿予亦不閑馳馬世子全不跨馬父子同在一處而送敗

死地豈人之情乎 崔衍請對曰京圻近邑軍餉斯速収
入宜當 上曰言于戶曹申景禛入曰虜兵已渡漢江結
陣於奉恩寺前矣 上曰諸卿無福國運已盡奈如之何
人之死生爲重予亦豈不樂生哉與其見辱而生無寧得
正而斃也聖求曰請令百官上城定大計 上曰無益只
死耳切勿爲此言崔鳴吉還自賊陣進曰狀 啓久無回
下故渠等停三分之一前進到此而今臣先入以報渠等
方留在城外矣臣聽其言語察其辭色三件事定奪之外
似無他心矣 上曰卿見欺矣豈爲三件事而到此乎
李道長金弘郁李之恒等進曰賊迫城下而論議未定群

情洶洶以爲自 上脫身獨出聚待闕門未得分牒事機
汲汲在呼吸之間而璽等以其家累之在江都故不量事
勢固請 移幸脫有罔極之變何以爲之請自 上殿座
招体察使以下諸將具甲冑受條目堅守城牒之意以安
群情敢言 移幸者以極律罪之 上擊逌而起曰其言
是也令李景曾招体察使以下諸將具甲冑伏庭 敎曰
卿等皆受國厚恩此時不可不盡心國事不用命者次次
用軍律若不能速退此賊則体察亦不免重律其各十分
惕念又招兵判李聖求伏庭 下敎曰卿是主兵之官凡
事惕念善爲之如或不然當有軍律 崔鳴吉韓汝㮨尹

暉等更徃虜陣還 對滏曰彼賊若見王子大君則雖不即退可以回軍盖其意渠若停當則功歸於渠王子停當功歸王子故忙迫如此矣印文書則不以爲寔云耳此時鳴吉以爲渠若得許和印文書則當即退兵故送與印文書而反諱前言故云上曰何前後之異言耶滏曰急送王子大君速爲定奪如何汝揆曰小臣馳徃見之則講和之外更無他意矣 上曰不露形跡耶汝揆曰渠云初約三件事若趁十一月爲之則不必出來而終無形影故欲到義州停當云府尹不出見欲見兵使而又不出見欲見監司而又不出見欲見海伯而又不出見故不得已深入如此若見王子大臣則渠當退師入京

裝束即爲還歸云矣　上曰其言似實耶汝稷曰以臣所
見雖無他勝印文書之事渠曾不言云朴蘭英亦云未聞
云矣且渠言若聞王弟大臣之來則汗與王子皆當停止
云耳　上曰王子大臣入送之後更無他擧耶鳴吉曰後
日之事則不可預度大槪若見王子大臣則似當退去矣
且渠聞臣等之去深有喜色矣　上曰何人言之乎鳴吉曰臣往
五里外探其在處之時伏兵言之矣瑞鳳曰請急速入送
上曰有一事馬匹及予所帶纓環刀給之諭以倉卒出來
無物表情脫乘解帶而贈遺之如何瑬曰　聖教至當景
曾曰自　上所御之物何可給此奴耶　上曰何關之有

嗚吉曰渠必一時牽去而後有攻故留待裝畢與之俱去云矣 上曰如是急迫則前者何以速去耶馬夫大曾言於嗚吉曰若送大臣王子則當先去以待云云藎國曰以若爲先去則 王子大臣當治裝及送之意諭之如何 上曰馬及刀環先爲送之可也句管諸人曾已療飢乎予所騎來馬送之如何墍曰御乘馬何可輕給若如是則是示我幸和之意也臣意則先送 王子大臣此等事可徐爲之也 上曰其言變幻千形萬態何以如此耶嗚吉曰和事萬無不成之理也汝溭曰以 王子則方在喪中故以王弟入送之意諭之何如嗚吉曰 王弟王子豈有間乎鄭明水命壽亦如是言之矣景

曾曰綾峯君不得戎服云誾興君之着衣送如何 上曰
姑令貸送從後措備以償可也 汝漑曰渠云前日所送
王子亦非親王子今番則不可相欺云特令乘駕入馬送
以示尊重之意如何 璽曰渠意不欲講和則已若欲講和
則萬無不見 王子之理矣 上曰見一張空紙而退步
之言亦不近似矣 鳴吉曰渠言斥和之人欲敗成約故使
之入送矣此一款則朝議如此當入去見汗而定奪云云
臣言於鄭明水曰我國之事汝無不知凡干大小事必入
啓回下故自有遲延云云則馬胡曰如此時急事何用歌
後云云矣 上謂鳴吉曰此無乃愚弄我耶 對曰以臣所

見萬無此理矣景曾曰沈誷少無難色而以一路夫馬及
胡譯之難得爲慮耳鳴吉曰昨日令尹暉李時英主句管之
事矣請急令下送臣則每以見欺爲教亦辭誠難朴蘭
英善揣賊情矣許 啓曰京中則設句管廳可也此處則
難可設也 上曰只送尹暉可也景曾曰以今狀 啓見
之則後軍無現出處殊不可曉也 上曰誠然矣以予見之
只以渠所率軍兵或合或分變幻如此耳 上招諸將曰
城堞無瞭望云何以如此璽曰軍未畢集故如此耳時白
曰西北東三門立六名耳 上曰何以如此卿亦不爲親
守云何其自便耶時白曰繞今從事二人鎖門矣 上

曰門上不爲遮截上下食時則盡下不守云亦不虛疎乎
瑬曰寒冱如此軍兵極難支當夜可悶也 上曰賊若潛
師出來何以爲之瑬曰雖來不可登城此患則不足慮也
上曰卿何爲如此迂濶之言耶瑬曰賊未圍城之前何可
晝夜守城耶 上曰何爲如此無形之言耶面面分守緊處
則多抛緩處則少抛可也開門不閉之守門將並爲拿問卿
等皆有志之士而何以如此耶內官白曰東門則徵兵入
來事開之南門則以体府偵探事開之矣 上曰從輕重
决棍此後則用軍法景曾曰事出不意無以成形極爲寒
心退出 李景奭請 對曰事機已迫夜深尤危矣請拓

体察使及副察使多定督戰御史與各衙門從事官自
上親臨將壇爲督戰之擧從事官則勿論文武官擇定何
如 上曰督戰御史差出之説真好依爲之仍命招體察
使曰某堞則軍士多立某堞全不立之如是而可以防守
乎又命李聖求曰李景奭請定督戰御史其説甚好矣聖
求曰臣使北京時見之中原亦如是爲之矣若不爲守堞
浪過時月則有何意從之意乎御史差出吏曹責也請令
吏曹擧行 上曰東西南北各定一員聖求曰今聞自京
來者之言大闕已爲入去云 上曰体探一事不可不善
爲之也聖求曰武臣則已爲排堞以文官之有能者差出

何如 上曰蔭官中亦爲擇定聖求曰此賊講和之際諸道勤王兵想必來矣在我之道惟當出死血戰賊有所憚而先求和則可矣夕 上親自巡城慰諭士卒自南門至西門而還 上命不持藥鐵之軍從輕重決棍

十六日

初昏 上行幸城堞巡視勸勵士卒至有感泣者自南門至西門而還宮 正言趙益壽來 啓曰昨日自 上有飭勵諸將之擧軍情聳動士氣自倍矣旋以和事將成多有懈怠之意已極寒心卽聞賊兵大陣今日當到坡州云比去一日程江氷且合賊情凶秘有不可測在我防備之

道不容一刻暫緩斥候設伏瞭望等凡軍中應行之事請
命另加申飭擧行俾無踈虞之患 荅曰依啓 執義蔡
裕後 啓曰今則事機大異前日都副元帥赦其死罪急
速進兵立功自效事當刻內處決下諭奪告身以下並爲
蕩滌敍用事 啓下吏兵曹 沈諿啓曰持去禮單以緋
段爲之事 上曰言于大臣而處之可也 上曰上城巡
直各營將及中軍以下户曺木綿来到後使之來會可也
李景曾曰沈諿帶去醫員軍官寫字官胡譯使之自望帶
去何如 上曰依爲之 沈諿 啓曰去時所率夫馬以
在此驛馬定送宜當 上曰依爲之 以備邊司 啓曰

沈誧啓辭持去禮段以四段爲之事　上曰言于大臣而
處之可也事　傳教矣原昌君入往時似無禮單其時因
虜求索贈給木綿二百同此非禮單之比也沈誧誤認此
木爲禮單而有此　啓也至於盤纏所用則令該曹照例
給送宜當敢啓　答曰依啓　都體察使　啓辭沈誧以
年老之人毛具齟齬渡江後露宿之際決不可堪都元帥
平安監司處凡干毛具備給事　下諭如何　傳曰啓辭
甚當依爲之　鄭廣敬　啓曰連見各處狀　啓非但後
軍無之若和事成而今此有　旨下去則欲免罪罔功之
人賊虜回軍若邀擊撕殺必有後患今此有　旨何以爲

之 上曰此言是也有旨姑爲停寢可也 以備邊司言
啓曰今聞都城之中盜賊竊發尚衣院濟用監等處亦被
偸竊云極爲驚駭京中各衙門如户曹工曹宣惠廳豊儲
倉大同常平廳有所簿各司及廣興倉軍資監別營別庫
等處多定軍士各別申飭守直俾無偸竊之患事留都大
將處 下諭何如依 啓現捉人即令梟示以懲惡習
以御營廳 啓曰本廳軍兵雖少旣排城堞當此一面事
勢甚重前 啓下別將並以上司分付移屬他任管下只
有中軍一員無它同事之人極爲悶慮罔知所措五衛將
申成立羽林衛將李起築柳光春別將 啓下專責排堞

之任文武從事官各二員亦爲自望之意敢啓 傳曰依
啓 户曹啓曰本城粮餉萬分時急即今見在之米僅萬
餘石極爲渴悶圻甸各官所在各樣米太皮穀令本道別
定差使員數日内督令輸入宜當隣邑雖近不如京倉之
咫尺若多發人夫移運京倉米則事且便順亦令京畿監
司火速從長處置何如 傳曰允 完豐府院君李曙伏
以臣十二日 引對時病難察任御營大將差出之意
榻前陳稟則自 上以爲專責中軍仰但指揮而已臣不
敢强陳矣伏見昨日排堞軍分以臣爲一面大將臣所領
軍兵只是一千四百所排堞則自西門過連珠峯至望月

峯其間有两暗門两大将城堞連珠峯偏道並幾至五百餘堞此則待新兵随到並添矣兵家守一堞足當百堞事務極煩决非垂死僵卧聾病人所可獨當伏願 聖明留察此間事勢原平君元斗杓御營大将速令 啓下與臣同事千萬幸甚 荅曰依啓 傳于体察使金涇曰各官守令領兵以來者勤慢一一置簿以爲後日賞罰之地

傳曰王子處黑靴一部驄笠一部沈諿處驄笠一部賜給

傳曰城上巡直将官午時無遺招集 体府 啓餅胡差回還時自前有慕華館饋餉之事今亦依前爲之令句管所舉行事 傳曰依例饋餉以送 体府 啓曰京中盜

賊竊亦各衙門財物偷竊甚多云京中潰亂則事無可為
京圻軍士今方連續上來除出三百名送于留都大將使
之守直如何 傳曰啓辭甚當依為之 都体察使 啓
曰京畿軍士將為入送京城矣漢城府官負偕往宜當左
尹金大德庶尹尹應之並為入送之意敢啓 傳曰依
啓又 啓曰馬夫大退去處供饋軍則已為傳令于留都
大將及戶曹参議南銑處矣別賜米石于馬夫大處使之
自為放給具所帶軍兵事南銑處傳令如何 傳曰依啓
饌物亦為給之 傳曰司僕馬太至今不給云本州牧使
之事極為駭愕推考 李景曾 啓曰原平君元斗杓御

營大將 啓下入來密符支給之意敢 啓傳曰依啓
傳于體府曰胡差六七名上來留在城外云軍兵藏置勿
令見之 傳于體府曰聞胡差上來云接待諸具措置
政院朝廷問 安答曰知通李景稷還自賊陣進曰都城
士女奔波痛哭之狀何可盡達見賊氣色聽賊言語則分
明是請和之事渠言大兵在後云而案無後兵矣景曾曰
卽見平兵狀啓後兵已駐宣定矣景稷曰臣昨與鳴吉同
宿食後將往見而聞賊兵已踰嶺臣等馳往見之問何與
昨言相異云則答云事旣忙迫臣以定奪事馳來路聞
大駕已於江都之行還至路梁更聞 大駕還入馳至本

陣則鳴吉已率來城下故馳至此矣見沈諿則言不可無
信於蠻貊云此言有理小臣當復下往見　王子及沈諿
仍往京中相議爲之　上曰其言且當景稷曰小臣冒添
備局有司之任留都大將等處隨勢策應未爲不可昨日
接應僅得苟過今番則　傳教廟堂使各司一依李景稷
所言擧行如何　上曰承旨次知爲之用下之數一一報之
可也李景稷曰都監大將馬兵三十名亦令料給俾得騎
令如何　上曰依爲之　遣王弟綾峯君大臣沈諿如虜
營尹暉自虜陣還　引對進曰大臣令小臣往見馬胡
請限治裝之間少留　王子待三四日發行云云臣承　命

而往則渠之　王子已來伏兵八名引臣以入立於別處
使鄭明水問臣曰何以來耶臣答以願見馬夫大則馬胡出
見問曰　王子大臣何處來乎臣答曰吾來時已爲定奪
想已到城下矣馬胡入去率軍八名復出請同往城中臣
答曰此非吾所知也吾所掌者講和一事而已云云則渠
率十三名馳去逢着　王子率去馬夫大則仍爲上來其
外沿江向漢江去者其數如我國都監軍數矣馬胡曰爾
國事事遲延今日　王子已來吾亦不敢自擅云云事機
又誤矣　上曰率人幾許來耶暉曰并渠八名矣馬胡謂
臣曰　王子大臣已來吾當從此去矣俺從前既見　主

上矣願一見　主上而辭退臣答曰　王子已來大軍速
爲退去馬胡曰此非吾所知當有　王子處分以臣度之
竊有可疑者胡性甚貪而避亂人持貨物者絶不侵奪且
其行伍甚爲整齊戰馬遠來而少不疲困甚可怪也觀其
所爲兇悪如此恐有別情也　上曰招領相入來　上謂
塗曰此虜事狀何如塗曰渠自前稱十王之子紬來固知
有後言也崔鳴吉所爭者退步之後使之入來可也若不
聽則仍爲防守之備也云矣聞其軍不過都監軍數云必
不過三千餘騎也伊賊所爲意在要盟我之待之若此而
不聽則當以我不絶和而彼先絶之吾亦自有處置之道

言之可也暉曰渠自初言 王子若來則恐有參差之患
云矣 上曰其言何足信也渠逢 王子於何處乎暉曰
逢於山下平地矣 上曰然則沈諿亦同見之乎渠欲仍
留 王子乎暉曰渠言 王子已來不可自斷然當欲同
旋云矣瀅曰此賊不足畏但所慮者恐其必求親王子身
暉曰馬胡言渠以朝鮮之胡而官爵甚高且受賜甚多漢
欲和事之得成云矣今日初來而明日回程似不可必然
終必得成和事矣 上曰此無非惻和之言也瀅曰既承
藏兵之教故已令藏兵矣暉曰大有可寒心處賊兵渡漢
江到宋言慎亭下而尚未偵探是可寒心瀅曰由漢江係

山下環報恩寺而来故未得瞭望矣暉曰欲賜牛隻以慰其心而無物力奈何溼曰朝者馬匹當給而不給矣暉曰無負粮之人而人馬無飢色甚可怪也 上曰眞天下強兵也牛隻酒益速爲備給以悅其心可也溼曰最難者酒也 上曰藥房燒酒五瓶入来云出給待之似聞渠嗜飲燒酒矣溼曰渠甚嗜燒酒若賜内局燒酒諭之曰此我國極品之酒也只用於 御供矣今聞十王子之来茲爲出給云則渠必感之矣 上曰速爲出往覔送大牛諭之曰野次無形物不如情云云可也 以蔡裕後上疏溼曰此時都元帥何可易也少年輩横撓廟議者甚可悶也 上

曰待鳴吉之上來則尤可曉矣急送疾足者探其定奪而
來也謂尹暉曰卿旣親見之矣以卿所見何如尹暉曰規
不爲掠等事則似兇而向臣扣膺曰 王子已來緩不及
事一至此執以此見之則意在於和矣大槩有此天陰汗
雖出來亦無如之何矣第恐我國人心不淑恐有鎖鑰虛
踈之患請嚴立門禁深加機察瑞鳳曰出入之門令大臣
察之何如 上曰大臣知而處之守門將等亦甚庸鎖云
別爲申飭 上曰門之開者幾何瑞鳳曰東南二門耳
上並爲堅守可也且曰虛實間其 王子已來云遣官存
問如何瑞鳳曰無害於義理矣 上曰以義以禮皆無妨

而胡人素重文官別擇年少美容皃者持牛酒往見可也
又謂尹暉曰馬夫大之事愈以爲專主和事別無他情於
卿所見亦如之否暉以前所達者更陳且曰似無別情不
過止此而退矣　臣氣息汗流緣以路惡屢次顚倒渠亦
不能跨馬牽馬而步來見臣顚仆大笑曰此路決不可緣
也廣敎曰將金不能瞭望一無黑白且大陣過開城而留
守之報尚不來極爲可駭　上招承旨曰言于大臣馬夫
大所坐處熱酒一瓶盛送饌需亦送之可也酒則以藥房
酒送之　上親自巡城慰諭士卒御西將金謂李曙曰卿
等此城也幾勞心力瑬曰見此城險雖數萬胡兵不難防

禦矣　曙曰今朝胡人上来臣約軍中曰到十步内方可
射之不然則勿爲虚矢矣到百步之外顛倒而去矣所憂
者夜把與粮糗也即見安山馳報賊兵已到板橋云下三
道負粮遠來之卒猝遇於中路則恐有潰散之患極可慮
也涇曰禦營砲手五十名自願出戰臣欲許之而恐誤和
事不得决矣　傳曰軍官一人逢箭致死云推材備給
李景奭請對曰前則當和而不和今則不當和而請和使
士氣日沮奴情日驕彼若以和事弄我而大兵追來則和
従不可成矣故當初小臣爲都憲時敢爲羈縻之請矣今
則事勢大變請一面夜擊激勵忠義之士使賊有所畏而

不敢肆勤王之兵面面猝聚則渠終無可奈何且此賊睡
熟則有同死人云憤作請戰之士何可一向沮止耶小臣
僭妄之意 大駕出陸而卒遇胡兵則事勢罔極留時引
曰賊勢日熾則悔莫及焉伏願急召之外兵則在野大軍
則在山首尾挾擊則十里孤軍自當殲滅即今殿坐招文
武官使之自募如何羅萬甲進曰景奭之言徒擧其緖不
得其目矣臣竊以爲羈縻之術在所不已而士氣太激竟
致此變自古爲和者權在我則固不在我則不長豈有如
此而能久其和哉聞城中時糧不過一月之費蔚州已絶
矣然 上志堅定則無不可爲者方今 上無失德滿城

士大夫莫不懷忠義之心孰不能當一賊哉景奭曰自上
倘能堅定一心勿爲異議所動則危中可獲安也以中原
之法考之得一馘者予五十兩似聞今來銀子亦且萬萬
云常人斬一賊則予二十兩兩班斬十馘則即拜僉使如何
似聞西路人心已爲潰散徵兵而兵不至以賊遺 君父
而不爲出見意 君附賊之罪自當有任之者矣古者當
搶攘之際有蠟書相通之路況此賊不爲虜掠避亂之人
相継而來則道路之不阻可知伏願堅定 聖志不爲浮
議所動如何 上曰其言是矣前則猶有所望今則堅定
之外更無他策矣朴潢請對曰臣意則今夜出戰不可失

也賊數不多只是起兵御營軍一等才者無不憤欝願爲踰城進戰而爲大將所止云縱使後軍追至豈可以後軍之可畏而不除目前之賊乎萬甲曰軍機至密不須宣布此意自 上親命送如何景奭曰臣在張晩幕中曾見之矣軍情得一戰則輕敵必甚矣皆退出 上謂敬曾曰夜戰應募者幾何景曾曰体府募應者六十餘人御營軍應募者三十餘人目今所得亦不下百名矣左相已還未知和事如何若不可成則不可失今夜也 上曰前後罪人圍籬者遠竄者放送平山定配伎生等並爲放送 綾峯君及沈誧爲虜追送沈誧至虜營將講和事馬夫大問曰

爾國前者亦以假王子欺我此來王子果是真王子乎沈
諿惶惕失措答曰今亦假王子云故胡人大怒即爲還送
而更加一節以爲東宮出來然後可以許和矣

十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安　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安答曰知道　体察使　啓曰守堞之
外更無游軍十分可慮宜急招募勇敢以爲協守之地高爵
厚賞此時合無吝惜量爲事目掛榜知委似當敢　啓
傳曰依啓李景曾以山城次知堂上意　啓曰即令急務
莫如撫軍激勵城中所儲甘醬幾至二百石塩亦九十餘

石以此爲先給之意敢 啓傳曰依啓 下諭于都元帥
金自點副元帥申景瑗曰 車駕方在圍城中內無可恃
之勢外絶蟻子之援國家存亡迫在呼吸賊情叵測和事
已絶卿其急〻親自領兵入援事 兵曹 啓曰日本書驛
馬〻夫俱三十 三匹 步從書者並十八名臨亂顚倒來赴
山城竭力奔走而飢餒已至三四日極爲矜憐令戶曹趂
即付料馬草太等物使之題給俾免怨苦之獘何如 傳
曰允 傳曰史官四員侍命巡城夜摘奸 初昏領相金
瑬左相洪瑞鳳備局堂上金藎國張維崔鳴吉李聖求李
景稷洪霶尹暉等請對入侍都承旨鄭庆敬記事官李

晳俞 上曰何事入來予金瑬曰今日見沈器遠狀 啓
則賊兵又爲出來其數甚多云數之多少雖未能的知而
一片孤城勢甚危急臣事 殿下十餘年今忽至於此不
知何以爲計到此地頭雖使古人當之亦無柰何 上曰
有何計策乎金瑬對曰事已到此不知善策而百爾思之
不如微服而行也約則以和爲羈縻所冀其萬一矣
今則和事已矣君臣上下將不免一時俱斃臣等之罪萬
死無惜今若出軍抄擊之則雖似齟齬若能一面廝殺以
開啓路而飛騎跳出則不無萬一之幸臣欲遴砲手夜襲
兩王子營等不成也擊之似或可也 上曰賊入洞中而

尚不能發一矢可恥之甚今若擊之則事或合矣而無乃不能擊而徒自促禍乎金瑬曰無他緩禍之路而幸至十分地頭臣寔不知所以爲計也鄭廣敬曰賊以些少之軍緻伏諸處今若出兵擊之則其勢必聚於一處然後擊之則庶或捕獲矣崔鳴吉曰在此圍中號令不通諸處援兵雖到來又無指揮之人若使沈器遠主領諸道指揮赴援則可也 上曰沈器遠狀 啓中有何言乎賊方在何處而其數幾何云耶崔鳴吉曰狀 啓中無軍數不知其幾何而時方連續出來云矣金瑬曰沈器遠宜招來速也張維曰賊之添兵其數甚多云今若來到則其勢必盛不知何以

爲之耶金瑬曰賊勢甚盛而孤城危急雖欲固守芻粮不
足奈何奈何昔宋高宗一騎跳出能超於禍今之事勢此
外更無善策善介壯士左右夾衛飛騎馳出則庶免於難
矣未知何如 上曰伏兵處甚多何能脫出乎金瑬曰伏
兵雖多一洞之伏不至甚多若效宋高宗之事庶免於難
矣張維曰事勢已急不得敢違今日形勢萬分危急或有
得死士抄擊之說而彼賊用兵甚善一或差跌頃刻從禍
城之險絶雖或可恃粮道不敷有同涸魚事至於此悶迫
金瑬曰昨日今日以和字持支矣今則已矣更無所望奈
何奈何張維曰今日許和外無他策不然則無一分保全

之望君臣上下同在一城豈可坐而待亡乎金瑬曰自
上如思緩和之策可也上有 宗社下有生靈安可不顧
乎自古無不亡之國而豈有如此之時乎 雉宮三四日
事忽至此如臣螻蟻之命固不足惜而奈於 宗社何哉
金藎國曰計窮力屈不知善策今日往見馬胡則及矜
王子等說話似有欲和之意也張維曰此賊蔑難從之請
而漸加一層其意叵測今日大臣往見時乃矜 王子以
上之言此則似有和意也危亡迫頭國事罔極豈忍坐而
待亡乎 上曰上爲宗社下爲父母百官予所當爲之事
既已極盡無餘此後事則惟在卿等也金瑬曰臣等計竭

更無可爲之事也金蓋國曰賊添兵出來云若或圍住曠
日持久則城中乏食事將不測甚可悶也　上曰賊造雲
梯云今夜之事亦甚可慮也自古無不亡之國而安有如
此可羞者乎金瑬曰有國必亡自古皆然而未有若此者
也崔鳴吉曰國家以守義理之故乃至於此似無可羞之
事也張維曰若思利害輕重則一和字外更無他策今日
料理之事如斯而已　上曰卿等有何料理乎金瑬曰自
上若料理則豈無緩和之術乎　上曰旣到極盡地頭當
坐而待亡而已張維曰臣等欲有所　啓達而不忍發口
只自悶歎而已一坐因嗚咽痛泣　上曰欲送　世子於

虜營之說乎金瑬曰交質之事自古有之設使 世子往于虜營必不爲驅迫而入送瀋陽亦必好還矣 上曰安有是理自古雖有交質之事而此則非質也張維曰事勢危急故不得已發此言也此實徼倖之於萬一豈有萬全之理乎 上曰不必多言羣情若此則吾旣惜 世子乎上曰旣送東宮之後彼賊更加一層則將何以爲之張維曰 世子旣往之後彼賊意欲無厭若又更加一層則無可柰何也 上曰羣情若此則三大臣率往可也 上曰國之存亡今夜必決奚暇及他乎金瑬等僉曰事雖危急豈有如此理乎 上曰南砲樓旣爲虛棄而又不置砲手

云國之將亡事〻類如此豈非天乎鄭廣敬曰將壇後一
處城且卑低亦甚虛疎也 上曰人才將才之不出何若
是太甚乎君上若賢則必有人才而今乃若是不過君不
賢之致也金瑬曰南砲樓則具瓮守之必無虛疎之患也
上曰存亡當決於今夜不可不夜擊和好之言更勿爲之
也洪瑞鳳曰十王子所住處甚爲虛疎云若抄精壯砲手
而擊之則庶或有利也 上曰存亡必判必判矣卿等宜
善圖之金瑬等告退 上謂崔鳴吉吏判進前鳴吉進
前 上執手泣謂曰國事至此奈何〻〻此後與卿相見難
矣日者之事卿亦見欺事雖涉於謬誤而卿之忠誠人所

罕侶一心奉公終始不懈若使如卿者多在於朝則國事
豈至於此也崔鳴吉曰今番之事臣宗見欺然彼豈敢每
每欺人乎 上曰伊賊甚兇朝者大臣之去也馳騎而出
使不得見其營壘極可兇也李貴在世時常憂此賊欲覊
縻之今乃至於此李貴若在必不使予至於此也罷出
戌時玉堂李時楷金益熙侍講院林墰徐祥履俞棨等請
對入侍承旨崔衍假注書李晳記事官金弘郁俞 李時
楷曰彼賊有持久之勢非爲和事也漸出加一層之說豈
不痛哉和之一字勿信可也 上曰予固不信矣 上謂
承旨曰自募軍今夜出送可乎崔衍對曰若不出送則士

氣摧沮矣俞 曰國事至此罔極〻〻今日臣僚豈爲世子出送之說乎臣之此言雖越職不勝痛惋乃敢陳達李時楷曰自 上勿復他念也即墨孤城尚且恢復若能堅定聖志專意攻戰則豈難却賊乎崔葕曰日氣甚幸可也自上巡城之日軍卒頗有激勵之氣今若出戰則可以得勝此時豈出他議乎金益煕曰今則別無講定之事以和字上達者非罪之然後可以擊賊也林墉曰等食吾君元良必欲送之虜營誰爲此言是何計策乎不勝痛駭遂出拜痛泣林墉曰今日之事甚爲煩悶自古奸臣誤國必由和議而未有如今日者今之主和者如不定律則國家之事

更無可爲者矣欲以吾君之子乃爲奇貨寧不痛心哉
上曰此豈有自身計乎寔爲　宗社生灵而抒也然此事
予亦其知必不成也林㥠曰臣之愚意以爲重賞之下必
有死士若以厚賞以爲激勸則尚亦有利矣　上曰重給
爵賞予意亦已有定矣崔衍曰此賊必夜擊可得勦滅之
功矣徐祥履曰當此危急之時爵賞豈宜占吝乎俞棨曰
有賞必有罰今日奸臣必先定律然後可成大事矣　上招
大臣備局堂上泣曰國事至此何以爲之予雖才德薄劣
本意則不欲爲不善而今日之事竟至於此一身之死不
足惜也　父兄百官萬姓軍民緣予之故而得盡淪陷古今

天下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瀅聖求等泣曰　殿下臨御
十四年曾無失德決非亡國之主昨日若向江都則可以
得達而　王體不寧出門還入安有如此悶迫之事乎
上曰予病不至大段豈以病而還入乎中路思之賊兵已
逼矣若逢要擊則必未免罔極之辱故還來矣瀅等曰事
已急矣　殿下脫身只率勳舊十餘人微服而出東門直
向忠原或踰嶺南或駐湖南則聖求當留此以死守之　上
泣曰是何言也從予入城者皆是內外族屬與父兄百官
也置之死地而脫身獨走將馬往哉設使幸而得生何以
舉顏於天地耶瀅瑞鳳曰事已急矣不可不請和伊賊已

得勝勢而援兵之來亦不可必在我之勢必比丁卯加嚴層然後可以見許未知許將安出 上出拜嗚咽掩抑良久曰事已至此寧許它事此非人今當尒之言也事機已急矣當更無餘地極其尊敬惟命是從爲辭如何僉曰
上教至當到此地頭何可爭名分當極其尊事之禮臣往見時亦叩頭再拜無間於事中國之禮爲當 上泣曰勢當如此三百年血誠事大受恩甚重而一朝逢彼朝時所未有之事諸卿〻〻此何爲哉當倫紀斁滅之時幸與當時立節之諸賢爲此撥亂之事業居人君之位行人君之事者今十四年矣豈料終致犬羊禽獸也哉然諸卿有何

所失緣予薄劣無状致有此罔極之變也諸卿諸卿奈何
奈何諸臣皆泣曰緣臣等無状而致此也　殿下有何得
罪於天乎　上泣曰春間年少之人思慮短淺論議太激
當致此禍當時若不斥絶彼使則設使有禍其勢必緩矣
僉曰年少短慮之人誤事至此矣　上泣曰何揜其人之過
哉此論宗是正論故予亦不能拒絶以至於此宗關時運
何獨歸咎於其人耶因謂瑞鳳曰領相則主兵矣卿可與
李景稷偕出見之耶對曰臣何敢辭但伊賊必欲見親王
子則何以荅之　上曰當洟謝前日之罪諭之曰大君往
在江都大人若回兵必却則當自江都追及於路左云云

可也事已至此雖請東宮亦何敢辭但予意則和事必難
成也瑬曰渠身孤軍深入所 只在於 豈有不許之理
上曰予意則不可必也因出拜鳴咽曰古今天下豈有如
此事耶他日設或得生將何面目以見 中朝之人乎將
何顏面以拜 先王之廟耶古今天下有如此事耶諸卿
諸卿何以爲之諸臣皆泣曰和事萬無不成之理瑬曰崔
鳴吉後可送之也鳴吉曰臣出去而苟有利於國家雖萬
死不憚第到此地頭術數亦不可不念臣之今年之數甚
不吉術士輩皆以爲謀國謀家無事無成區區之意亦不
能無慮也 上曰東判見欺已多不可使也瑞鳳曰然則

臣等往見時當以極尊禮待之乎 上曰當如是也溟曰
非但以極尊禮待之言辭之間亦無置餘地可也予時
去予在側不勝嗚咽出門外在於政官之房矣 遂遣洪
瑞鳳金藎國如虜營 招大臣 命之曰急送伶俐人言
于彼曰朝者纔送人使都副元帥入衛矣今則和已定自
我已送人還定矣汝輩若或見之亦可推還也預為直言
之可也溟曰幸君無事得達則何必先言於彼乎 上曰
若或見捉有書與定和皆是今日事將何以為辭耶 謂申
翊聖曰此事甚為関重自我先發則當有發明之辭為彼
所獲則是我未免欺彼之跡也予意則使去人佯為彼所

獲言和事未定前啓令八道及都副元帥入衛矣今則和
事已定故七道有旨則盡爲收入而黃海道有旨已爲發
送故爲催還而去云云則甚爲明快若無端見捉於彼則
將何以爲辭耶瑬曰有旨賫去人亦或未免矣 上曰雖
不爲彼所獲佯爲見捉以實告之則可以止彼之怒而明
我之跡矣已而海西有旨持者還入來翊聖曰募人送西
路知賊兵纔來與否何如瑬曰平安道則道路大通云決
無後兵矣仍進曰深恐 玉體之有傷也 上曰縱不能
自決寧有飲食求生之道乎得賢士大夫爲人君事業十
四年不忠不孝一朝淪於禽獸古之君有不能自決令其

臣自殺者盖如予意而然也不能早先見如此事臣僚固
不足言對予亦汚顔卿等亦何顔面立於世乎當廃朝倫
紀斁滅之時與一時立節之人倡為義舉予雖才德薄劣
別無無狀之事而猝逢廃朝時所無之事君臣上下更舉
何顔立於世乎予之生死固不足恤三百年 宗社至於
予身而將滅使萬一苟活如見中朝人將何以為辭耶且
彼向拔橋者何意耶瑬曰必欲絶三南之路也謂申翊聖
曰天下安有如此事耶卿亦戚重也駙馬皆不來而獨來
辛苦耶 聖求請 對曰今曉和議已定竊想 上心太
惑也自古誤國每由和字臣意招集四方勤王兵使賊有

所畏而請和則和事可固不爾則是宋朝之事耳和事若
終未成則君臣上下無寧背城一戰若一向和議賊來不
討竟有青衣之辱則其將若之何哉　上曰卿倘得何戰
具耶賊若犯城則萬無不戰之理卿何有此言耶廣敬曰
聖求之言緣何以若是聖求曰沮四方勤王之兵是用爲
問耳翊聖曰聖求之言善則善矣勢已至此其將奈何賊
若登城則可以一戰而圍而不攻蓋欲坐困也　上曰以
今觀之前日胡譯之言彼見破於　天朝者亦瞞我而出
不備也又謂翊聖曰今番之事成乎不成乎對曰以其所
爲與所行見之難必其聽從也大槩渠初無深入之意而

緣西路無一人防禦以致其如入無人之地今若如是而不
聽則成敗之間只有一戰也廣敎曰軍情切欲捕零賊可
以許之也大槩存亡之勢決於今日也翊聖曰國家存亡
是何等事可容人於爲其間哉只當聽天而已李曙請
對上曰欲言何事耶曙泣曰緣臣等無狀致有今日之變
臣等請伏誅戮以謝國人翊聖曰曙言誤矣當其平日受
國厚恩領兵爲將終以賊遺君父而身爲大將無所營爲
徒然垂淚作楚囚悲是豈將臣之事也曙曰賊兵則似不
多而城中之粮既不足外倉之穀未及入是可悶也翊聖
曰交戰決不可爲也昨聞絶和武將無不服栗以若是之

輩其可望摧鋒陷陣乎自古將帥例出於草萊貴將則決
不可使也廣敬曰此言誠是富貴已極所患在失決難任
之翊聖曰自古敗亡之國皆由於事勢不幸自後視今何
以異哉觀今日和事之成否募將不拘地望使之擊賊可
也曙曰我國至誠事大大小之事無間於關內屛翰今者
代受其兵若此之酷縱或少屈有何可愧軍兵達夜堞上
飢寒已極請令姑下炊食還上如何　上曰雖然不可空
城也廣敬曰所達之事皆不緊請使退去李之恒金弘郁
進曰臣等以摘奸事往城上則軍情無不激動若令縱戰
事可爲也廣敬曰所患者將帥生怯軍兵則無怯矣曙曰

軍兵則無惻也弘郁謂曙曰怯者爲誰曙不答而退出
李時楷請對曰聞和議有定云彼欲難塡何以爲之
上曰予亦知之出於不得已也時楷曰都副元帥及平安
兵使之罪尚忍言哉願出奇兵擊賊却之　上曰出於不
得已則當有此擧矣景曾曰李景憲之奴入來逢着賊人
則只奪人衣與馬而不爲殺害云矣　上曰逢着何陣兵
云耶曰似是王子兵耳李景輿進曰自古不幸而遇如此
之變者何可數耶臣在外不得陪奉外廷末議而以臣所
見和與戰皆失策也大槩自古有此之變則爲必分朝而
今則已無及矣然八路無事號令可通羽檄徵兵鼓動忠

義之臣以和事若成則不必入衛不成則速爲勤王之意
下諭可也不成而後方始下諭則深恐緩不及事也且最
悶者排堞軍卒立於雪中飢寒且急決不可堪請 下教
諸將晝則分番休息然後可以持久矣倉卒孤城無以賞
格之物請頻遣近臣别加存問以示慰撫之意 上曰其
言是也兵房承吉外二員分去慰諭可也景輿曰大臣旣
已出去已無及矣似聞和事不遺餘地云此可慮也 上
曰勝勢在我則可以遺餘地手集在彼則豈容我操縱如
是而不成惟有背城一戰而已羅萬甲進曰景輿所達
下諭之事無弥着臣竊悶焉持去之人設或爲渠所獲以

和事難恃故預爲知會答之則渠亦何怒之有 上曰如
此則不成說話矣教書旣下和字則亦何以感動士氣乎
萬甲曰請令李植畧改措語速爲移送 上曰結末在朝
前觀勢爲之可也萬甲曰請令自募或二十爲羣或三十
爲羣出沒要擊則彼必有所憚也 上曰其使砲手下戰
引賊上來而擊之可也不然則彼不上來矣萬甲曰雉堞
分軍野城之謂也此城天險旣固而又天氷凍渠難飛入
絶險之處則不須分排晝則令軍兵休息然後可爲長久
之計也臣見李曙所率頗精銳自募者亦多請令自募誘
以重賞如何體府軍兵亦可用也人情望見 天顔則無

不動　自上若殿坐招將士親諭激動則雖頑迷如小臣
者亦自有死之心矣因泣下沾襟金槃進曰伏兵斥候尙
不出遠送時未知賊衆多寡豈有如此而保存之理乎李
景輿曰議和稍緩之際渠若添兵出來則事無可爲者請
及其後軍未至而擊之　上曰緣我無伏諸文士從而竊
宿凍餒安有如此事乎萬甲曰若徒知匹夫之諒只曰無
如之何則終亦無如之何伏願堅定　聖心勿以無如之何
而沮士衆奮發之氣　上曰午前當有結末豈可聚會軍
兵空使凍死而已哉與其等死無寧一戰安知如此而却
敵還都乎崔荇曰有一事急急可爲者也許多自募者盡

爲賞銀則平時財力尚患匱乏此孤城何以繼支小臣
之意多成職帖給御營軍等告之曰若得立功則仍以此
帖行公爲宗朝官則渠必激勵百倍且三南軍卒不日當
到亦(以)此諭之 上曰此言不可高聲大唱以播於衆也指何
以繼之語也 職帖之事 中朝亦行之當預爲職帖及事目先
爲曉諭隨功多小即爲出給可也李之恒曰雖府院君亦不
惜之如何曅(敬)興曰各衙門軍官皆爲(扈)衛之兵而壯健者皆
屬 請專屬体府以爲備敵之用萬甲曰頃者西路募兵
之日各衙門軍官或自募則其將帥必盛怒重治此豈理
乎景曾曰臣忝在該房伏見主事之人皆以年老意氣衰

前夜則飮寓晝則坐睡以此屬決難有爲也伏願 特命
如此年少之人攝行其事且無軍職者不得與於備局之
議此亦久事也景興曰年少人有何謀策此時何可易將
上曰姑待之渠若要我出見則其意之不在於和可知然
後則當有一戰而已金尚憲崔來吉 請對 上曰國事至
此尚復何言來吉曰無復可達尚憲曰到此地頭萬事不
須言第未知目前之事何以處之耶今日之勢惟當以和
却敵也然自古無棄戰定和之理而賊必又無厭何用不備
戰具而只恃和事耶守城分排及諸道勤兵聚會間姑爲
羈縻則可也賊之多寡宗不能知一向請和不爲備防則

賊見我國奔波失措乘勝爭驅不日而大兵至矣宋理宗
時吳潛之言亦可監也為今日之計必自我示必戰之形
然後賊有所憚未知 聖心何以定耶之 上曰古人之
言寔非偶然而我國事勢無一可恃將若之何尚憲曰使
國事至此羣臣之罪尚復何言哉請自今改圖何如若欲
毋逞其言則狼欲無窮雖送 親王子必更加一層請責
勵諸臣無終為和字所誤昨日城中聞 上策勵諸將無
不激勵不日而聞 上更試和事無不解体矣且聞賊到
城下而恐誤和事不敢報變砲云如此而可以守城乎來
吉曰臣於大駕巡城時隨 駕往見軍士寒凍不能措手

足以此見之決難守禦甚可悶也自前每恐妨於和事不
爲戰守之備目今戰馬飢乏已過數日決無復用聞 中
朝亦有賞格勸士之意若用此法以却此賊則幸甚尚憲
曰 殿下使臣之日久矣臣本迂伎素無謀策所謂必示
戰形而後和事可圖者其計如何 上曰是則是矣將士
無可堪之人柰何尚憲曰勿謂無人今日人即古人豈無可
用之人卒徒之中亦豈無可合中軍之人乎必自我示戰
形然後賊可戢一邊招諸路勤王兵使之入衛如何 上
曰其意則當矣尚憲曰守城之卒亦各有忠義之心別加
慰撫勿以徒言均施賞典鼓其氣 上曰予亦非不知也

當此板蕩無物可給奈何尚憲曰聞太僕銀子五千餘兩昨日入來云亦可分給也　上曰然矣來吉曰兩元帥所率軍兵速令入衛如何以賊遣君果人臣道理乎尚憲曰若　上意堅定則君臣上下皆一心朝廷則一邉款和而將帥則專爲治軍乃其職也國事至此渙恐自　上終誤於和事也瑞鳳等往見胡差云未知其定奪何如而夢念自我加一層則彼亦加一層固知其終不成也意今備戰具　上曰緣我無狀使卿見此事奈何尚憲曰羣下之罪也前日之事言之無及請自今急備戰具使賊有所畏而先乞和來吉曰如臣孱劣亦足以當一堞諸道勤兵雖至

無粮可守若或一敗則更無以爲形請分兵梨峴等處爲
防禦之計退出 上招金瑬曰聞司僕訓局銀子入來云
分給軍士如何瑬曰甚好但未知銀子多少以犒戎使伏
啓 上問瑬曰此事可施否又曰銀子斯速分給大君家
兒四內官等賫來云並此均給可也瑬曰軍數几千餘名
似難盡給矣 上曰賊來而不放砲報變何也瑬曰恐誤
和事姑爲藏兵故不放矣 上曰以予見之和事似不成
募得敢死士爲守禦之備可也瑬曰覘此賊每加一層恐
不可成也 上曰卿等年老如此大事不可以常規處之
擇伶俐軍官頻頻望見可也瑬曰小臣近來多病延踝折

裂行炎輙蹇未知死生如何也今日賊來城底而問射與
不射若賊來之後必問臣而射之則定失事機縱使爲和
到城底則射之乎 上曰豈可不射且賊來而不爲放砲
何也璮曰由於和事也視軍兵分堞不均或有壯健處或
有疲殘處至於水原軍兵國之所恃而無一人可以倚仗
者矣 上曰何以如是乎曰比之他邑則似優而大槩鄉
兵無足可用精抄軍則頗精矣驪州軍士器械甚不整韓
必鍊年則不少而迂儒不知兵事如此矣因曰今日之事
何以得當耶未得知之澳可欝々 上曰閑散武士輩在
何處耶璮曰雜處閭閻不能詳知今知武士不無有膂處

矣 上曰自募事書揭令軍官持往各堞使之募得耶涇
曰已爲掛榜矣諸色軍兵雖守城堞賊勢時未甚急豈無
自來應募之暇乎 上曰我國之人直無寀不足可用者
亦盡托以應募空堞而來則亦不可矣涇曰貪賞之徒果
不無此弊事時白獨專重任其爲國之誠雖重而才有所
不逮沈器遠加定以送崔鳴吉請對曰徵兵有旨並爲收
入深(深)用閑爵仍袖出小帖以進 上點和字曰此事不足
以激士氣姑待令番處決後送昨日所書有旨可也鳴吉
曰今日之事不成則彼賊或十餘爲隊或二十爲隊分屯
各處云急縱兵擊其一處何如涇曰彼賊分力處多而其

兵數少故如是分屯請募壯士趂今夜擊之 上曰然則可以速抄壯士也鳴吉曰有金渊者最是壯士瀅曰南門軍中一當百者十餘人皆小臣軍官此輩可以任此事也上使渠爲將各率砲手或五六或七八往擊可也鳴吉曰自 上親自招見別給銀兩以示嘉奬之意則應募者甚多矣如是賊亦疲困請和矣瀅曰我國之人不習戰事軍人及避亂之人無不引領就死故使賊心日驕不可不一擊也鳴吉曰聞古廣州及梨峴路屯聚云先擊此陣如何但未知南陽之路亦爲屯聚否也大槩無偵探之故不知賊兵往来多寡請別遣人偵探其要害處 上曰要害處

則必爲伏兵何以偵探乎鳴吉曰雖不得身親往見亦可
探問而來也 上曰速爲招募壯士 洪瑞鳳金藎國自
虜營還先啓伊賊更加一層必要 世子和事决難得成云云 上謂瑞鳳曰緣我無
狀爲此不忍爲之請而亦不得遂其將奈何設使城陷何
必人人皆死乎但以予之故貽陋父兄百官是可恥也瑞
鳳曰從前論議之誤人國家者何限廷臣以輕慮淺見釀
大禍至於此極可勝痛哉 上曰豈獨廷臣之過緣予不
明不能折衷莫非関毁奈何奈何然人謀不臧之過則有
之矣瑞鳳曰真所謂排怨速禍也金瑬請閉闕門 上曰
何必閉之瑞鳳曰有報变砲故閉之矣仍曰臣以朝者定

奪之意言之於彼賊則更加一層要出 世子臣謂前後
文書未嘗稱 世子而今更爲此言何耶云云言未畢
上搖手止之曰勿復說不欲聞也蓋國曰名分上則渠不
許之矣其曰以國王之子見皇帝之命有何不可乎瑞鳳
曰渠頗知高麗時事而問答之臣言曰 世子者國之儲
君國王有故則 世子爲王故雖以中朝之法無世子入
朝之禮大國新政之初當以古法聳動而責以前古所無
之事何足以服他國之心乎王與諸將聚首相語良久曰
爾國前古曾有 世子入朝不得好還者乎 上曰漢人
與我國皆知之豈無所聞而云乎爾瑞鳳曰以其處所見

兵力不壯而分排見之則似不少矣蓋國曰渠言皇帝當大擧而追到昌城北路亦已分路出來云矣 上曰勿說也坐地甚寒非老病人所堪各出蓋國曰郎官李濡入去之後賊兵把守東大門水溝門云恐未得達也此處銀子持來並句管所銀子三千餘兩矣景濩曰小臣之意明日亦欲往見如何 上曰只是虛事勿復爲之 謂蓋國曰絡條以何事畢耶對曰臣謂前日之事萬〻有罪悔之無及此後寧有不誠之理荅曰吾等不爲出來時雖送某王子可也今卽大擧出來不送 世子則不可解出 世子雖來豈能久留乎云〻矣臣意一端苗脉不可絶也與今

日偕往大臣更爲往見如何 上曰豈有是理景曾曰城
堞摘奸事督戰御史出往似當申飭更送宣傳官分更巡
城如何 上曰一更之間以四人難可盡巡分定一人送

十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安 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安 答曰知道 備邊司 啓曰行上
護軍金尙憲新豊府院君張維本司堂上差下行護軍尹
暉有司堂上差下使之察任宜當敢啓 傳曰依啓 傳
于韓亨吉曰圍籬以下遠竄罪人並放送平山定配伇生
並爲放送 傳于崔葕曰內用米三石令該曹入之右議

政李弘胄劄子伏以臣於老病垂死之中遭此蒼黃罔極
之變顛倒到此而再昨 迎城擧動時徒步隨行中途氣
盡伏蒙老病臣退在之 教扶曳而還足掌蹣痛才步難
運不得隨參於入侍之列惶恐罔措伏地待罪請 命亟
正臣罪以爲人臣之戒不勝幸甚 答曰安心勿待罪
傳曰宣傳官閔震孟六品窠闕除授被害宣傳官李纘祖
贈職子息除授 都摠府 啓曰副摠管申景禋体府中
軍李時英馬隊別將皆有所掌不得宿衛請並改差急急
口傳差出何如 傳曰依啓 司僕寺以提調意 啓曰
本寺所儲銀子七千六百餘兩十四日蒼黃之際色吏奉

應琳等六人能爲收拾載一車子與牽馬御營軍二十名
同護出城十五日向城之時賊始散掠幾不保矣主簿金
壽昌適到分作二十囊御營軍二十名各授一囊及至城
外賊追甚急十七人所持六千三百餘兩則壽昌僅以護
入三人所持則被急奔還收拾出城之吏中路護來官貟
皆各可賞然非御營軍則何能得乎若以此依 天朝例
賊一級定給幾兩以爲激勸之地似爲宜當伏惟 上裁
傳曰依啓秦應琳及御營軍等並以此銀施賞 李景曾
以協守使俞伯曾言 啓曰俾臣領率 扈從士大夫登
城備禦事 命下矣典籤俞是曾前正郎李碩基前典籤

任脅之前都事俞善曾監察尹益元都事李忠淹臣從事
官自望司果李重迮別將自望掌軍務及分明老病人外
堂上以下並爲率領之意敢啓　傳曰依啓　傳于李景
曾曰揚州哨官李金以哨軍衝冒賊陣挺身挿來忠誠可
嘉令該曹論賞　兵曹　啓曰本曹郞廳各有所掌正郞
宋錫胤病重改差以無故人依例　口傳差出何如　傳
曰依啓　傳曰守堞將士當此嚴寒凍餒守埤晝夜不懈
忠誠可尙雖無斬獲之功予甚嘉悅克敵之後當論功行
賞令姑中軍以下未出六品者陞授六品宗戢五品以上
次次各陞宗戢堂上嘉善則宗戢除授軍卒則限十年田

稅並一結復戶 義禁府 啓曰圍籬以下遠竄[illegible]以
放送事 傳敎矣圍籬罪人則今年四月大霈 鴻恩之
日勿論逆賊緣坐關係國家盡撤圍籬降爲遠竄矣今承
遠竄以下放送之 命令各道監司尽爲放送後一一開
錄啓聞事行移何如 傳曰依啓 督戰御史李時楷
趙壽益金慶餘宋克賢朴守文等 啓曰御營軍接戰事
已爲馳 啓詳問則我軍西山居朴男被殺賊兵則五人
中砲見其尸身處則已爲載去云朴男尸身似有斂葬之
擧敢啓 傳曰事極慘惻趁即斂葬其妻子恤典除戎等
事令体府擧行 傳于李景曾曰部將邊以澤 親臨宣

諭時自頭出戰忠誠可嘉六品迁轉　御營廳　啓曰出
戰別砲一隊出門東向値賊於望月金東峯距城二馬場
詐進退力戰中丸致斃者六騎而戰死之尸冒死曳去故
不得斫取只得胡矢十二介來納一時上送且出戰中一
人逢箭殞命一人中矢暫傷不至大段矣砲殺六賊之說
只憑渠等之口則似難憑信而督戰巡城兩御史巡到相
望之地親自目見云云以此推之則似非虛語故敢啓
傳曰知道一人殞命極爲慘惻趂卽斂葬妻子恤典錄用
等事各別舉行出戰人賞格依前　下敎參酌施行　御
營廳　啓曰出征別砲因宣傳官來宣　下諭之意卽令

沒毀徵還則無一人致傷者而砲手等爭言中丸致斃者
五人被傷者二人馬匹亦爲中死云而皆是渠等誇矜之
說雖不可取信戰所〻得胡箭二十四个綠藍兩色旗〻二
面則進退力戰之狀推此可想矣我兵二人追入賊兵屯
聚之處掠取銅罡蔺席等物又爲未納故各樣等物并爲
輸送于體府之意敢 啓傳曰知道雖未斬級其忠勇極
爲可嘉令体府參酌施賞可也 敎城内大小軍民士衆
書 王若曰予以寡德遭此否運智不能明察仁不能博
愛非不欲利民而民未蒙惠非不欲強兵而兵不用命以
致奴虜侵凌變生丁卯予念 宗社生灵之重權宜許和

甘受耻辱許非得已心亦慽矣今者虜僭稱大号畢侮我
國予爲天下大義斥絶其使此今爾禍乱之所由生也目
今君臣上下同守一城和議已絶惟有戰耳戰勝則上下倶
全不勝則上下倶亡惟當死中求生危處求安協心齊力
奮身當敵則彼虜孤軍深入其強易弱四方援兵相繼而
至天若助順可以全勝惟同在此城之人上以保下如父
救子下以衛上如子救父則兵雖少可以敵衆況今我兵
尙多於彼乎嗚呼同患相救同病相恤在隣里且然況君
臣之於父子乎況其守一城死生與同者乎予念爾等當
此苦寒相從險難薄衣糲食暴露守堞觸目生心有同刺

痛在身而無以覆育比如父母無資財以畜其子也惟望爾等各奮忠義共爲約誓期於攘却此虜共圖大福也他日相保相愛亦當如父子功爵之賞豈足道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午時 上親御闕門外階 上曉諭百官軍民前參奉沈光洙伏地請斬崔鳴吉以絶和議以謝軍民朝前參奉沈光洙請 對曰臣有扼腕憤慨之懷欲爲陳達不避僭越而來也今者孤城在圍國事危急廟堂之臣拱手而坐曾無畫一策退強寇之意而乃以 王世子欲送於虜中安有如此痛駭者乎不知此言之必發於誰人而聞此言者莫不欲食其肉不罪此人將無以鎮軍心而保

宗社有此相亦將焉用哉聞金尚憲入來城中云若相此人庶能擊敵必加重律於首倅之人而 命相金尚憲庶幾鎮服軍情也 上不答沈光洙曰臣頗聞倅落而退去也 上曰既知爾之所懷出去可也義昌君請對曰臣處於外廷不知廟堂之事今聞 王世子出送虜營之言國家之利害得失臣不敢知之而存亡禍福宜與同之豈暇更及於他哉臣聞此言不勝驚痛寧欲自決於 殿下之前而不聞如許等事說也未知此言是耶否耶 上曰此不過禦敵無策而爾豈有他意於其間哉對曰國之元良亦人君也豈有人臣而以吾君與賊者乎誰爲 殿下盡

此訐者臣頤與其人同死于 殿下之前而不欲更聞此言也因發拜痛泣 上曰因予不辟以致如此復誰咎哉亦泣下 爲政韓興一爲左副承旨韓亨吉爲右副承旨閔震益爲引仪兼叅軍李明傳爲兵曹正郞洪柱一爲兵曹佐郞朴得春爲宣傳官李德洙爲副護軍宋錫胤爲副司直崔來吉爲副摠管李藩爲副摠管許靖爲宣傳官 已時東陽尉申翊聖請 對是曉大臣備局入對事已急矣請世子以緩禍盡 世子下令頤爲入去以緩目前之急故大臣諸宰有是請云云 翊聖曰 王世子入送之說誰爲 殿下畫此計者其無理甚矣獨不見宋之事乎欽宗先被執而徽宗継見虜 殿下亦讀古人書矣豈不知

此當此之時乃與執君父遺賊虜之大臣共圖國事則不
亡而何待予臣自十二歲爲 先王附馬受恩深重忍見
萬兵周立城堞而執 世子遺賊耶臣當以此劒斬首事
者之頭手執一 世子之馬轡與之同碎矣幸勿爲怪焉
上曰廟堂之言不至如此卿亦誤聞矣雖欲有爲廟堂皆
醉奈何翊聖曰何不出去醉廟堂而擇用不醉者乎古今
天下豈有忘分義之廟堂耶 景曾曰臣目見方外人心皆
憤於和議此誠振作之機也城中受困而人無畏色蓋見
賊毁之甚少也南擊全越邊作陣者亦半是蒙人云矣
世子曰何不偵探耶 上曰事已至此和亦已矣君臣上

下惟當分死一戰城中士民處通諭此意如何李植曰城中士民之心無不願戰軍士及大小人員處並作教書諭之如何 上曰不爲浮辭漫語製文略而盡以一教書同諭大小人可也金弘郁曰 教文中當及言和者無赦之意如何 上以承旨望教曰羅萬甲已定將任堂下中可合人並擬 李聖求請 對臣聞南擊臺最危親往看審則城下果平而有大塹在下賊必過此然後可以容戰而其塹甚深千兵不可齊上矣具宏在其處亦言千萬無疑云矣但日寒如此凍傷而不得飲食屢日持久則恐有疲弊之患此外無可畏事而只以令出多門夜出交睫使

之輪回瞭望而時時假寐然後可以長久也 上曰夜則不可寐也聖求曰高臨千仞遠察賊形見賊呼寐亦無害迫之理況山勢危險千兵萬馬不能齊上不過五六人連崖而上豈有不及防之理督戰御史者當戰時所用而預爲差出使令出多門承傳史官夜巡甚煩軍兵不得休息淚以爲苦若不得已則抽栍摘奸可也內官守門亦好矣而此輩固執太甚使大將不得任意開閉雖有當出之人輒爲內官所阻將官輩甚以爲不便矣 上曰言于內官傳令分明則即爲出送當納之人亦依大將指揮先納後啓可也但卿言似好而賊人乘夜登城爲夜警甚可慮也

晝則可使窺也夜則不可睎也炬火亦爲燃之否聖求曰
不得爲之矣搶上懸燈掛出城外則可以遠望炬火則但
炜城內而不炜城外矣俞 曰臣曾爲夜摘奸無立火臺
處聖求曰當十分撿飭別處則燃燈爲訃且沈晛成當令
出送言于其兄使之募兵畿內軍兵不及入者盡爲招聚
使晛成爲招討使兄行南漢夢行漢北處處分捕使 三南
軍兵等有所恃而得達私兵亦令募聚如何 上曰晛成
其可往乎聖求曰渠頎出去矣 上曰能步往乎聖求曰
比地何以騎馬乎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聖求曰大臣則
以爲當矣 上曰然則定將名出送 李時白請對曰一

閉四大門與諸暗門之後必 啓請摽信而開門若賊未
城外之時則可也今者軍中樵汲無路且臣所守處如列
屛風便於遠望可畏處則不可不然大城外而瞭望可以
愼密請令小臣親自開閉出入如何 上曰在所不得已
則當依爲之然亦不可不愼也時白曰避亂士人尹珩者
未到城外堞卒之兄亦到城外呼訴而不得入不信之人
所當詳察如此之類不可不納且昨日則都監馬隊十餘
人到門請入而亦不得納極爲可悶視賊勢則三處之陣
皆不多審察其所爲小臣所守處極爲危險而有一處暫
便故每聚屯於此其意專在於南西兩門也古郡亦爲設

陣夜則宿於松田每朝半出此處半向故郡今日合馬與
老弱三十人直向京中似是迎待後兵也然以此決難犯
城矣　上曰賊雖如此在我之道不可不備內官史官摘
奸而還皆言守備甚疎云何以如此耶時白日專力信地
而東西門似疎矣小臣帶從事二人而小臣有病故使從
事及軍官達夜巡更而猶或有睡者晝則與夜不同故只
令一人瞭望其餘則遞相就宿矣且原州營報則不來而
聞與賊合戰云今可上來而尚未到想鄉人不知道路故
小臣別定三人以指路入送全羅勤　王兵亦不日當到
倘過十餘日則事有可望矣因泣下嗚咽曰聞　世子自

請之説軍中莫不解弛伏願自今切勿言此也八道勤
王兵不日當來曾未一戰而有 世子入送之擧耶今日
之入此城曾所不料也故平時請添軍兵而不爲修理到
此地頭悔將何及城卒雖少豈無勤 王之兵而當事者
敢爲是説誰其首事者當可盡誅也 上曰勿須如是聞
城堞有全不分排處云如此處詳察充立可也廣敵曰月
黑之後則深可慮也時白日懸燈而向城外則只熠城外
不見城内軍法以此爲尤好矣出城之士許令自募而臣
之所守處最爲信地故小臣約軍中不爲出送必待賊兵
自來而擊之矣 上曰兵家之事當臨機應變十分詳察

爲之稱以自募而至於空堞則甚不可也時白日城堞空
矣請退廣敬曰信地將帥非摽信則不使離也 上曰已
自體府傳令故來耳廣敬曰督戰御史亦勿使任意出入
上曰相遆出入不得任意下來事言之 朴潢請對 啓
曰今日 下敎事皆爲擧行而軍兵稀踈處則無餘軍不
得充北門鎖鑰改造事已送匠人韓景仁已爲給奇驪州
色吏則決棍閑坐軍兵則分輕重決棍驪州兵三日糧亦
爲處置陰竹等官失資軍兵分守信地不可招來故使於
明日放糧於堞上信地自募軍不許下來故無層處人三
十一名抄出代送濟州人送之東小門不在信地之八名

及雜色四人朝官並三十人方聚待 闕門外聽 傳教
後當分付還送矣 上曰善景曾曰堞上軍士則令督戰
御史讀 教書諭之矣此處則令何人讀之乎 上曰此
處有何如人乎景曾曰此處則只有士大夫而所啓人等
矣須 教書人人明知絶和之意矣 上曰問于大臣以
來璜曰同城之人無不激勵出萬死之心雖無 教書宣
不感動但外方則不可不須而今日有旨不及此事甚悶
然 上曰徵兵有 旨亦可送之乎不可以一丈送之書
數丈分送爲可景曾曰一道各送一丈矣潢曰似聞忠清
道兵遇賊軍多獲云理勢所然矣景曾曰然則出外問之

乎 上曰城中只有百官雖不曉諭可以知之然且讀諭
乎只諭探上軍兵乎問來演曰覘此城形勢雖鐵騎萬無
一時上來之理其所以上望月峯及南擊金越邊者所以
感此城中人也設使賊兵潛踰一隅而入不過步入失馬
之胡將何爲乎臣故曰不爲撓動則萬無可爲之理而但
軍士凍餒持久則難堪是可慮也 上招金蓋國曰斬賊
者給銀五十兩如何對曰中原則如此而此來銀子不多
不過二百頭之賞何以爲之 上曰初頭則依約給五十
兩後日不足則減之如何蓋國曰後日當給幾何 上曰
給三十兩蓋國曰亦不過四百頭之賞体臣則以爲十兩

亦云矣是今聞二名已斬賊云自何處給之乎　上曰自
內給之銀兩姑在於內不足則當下教更入之矣當給幾
兩蓋國曰先給二十兩追給三十兩如何退出　上謂景
曾曰出入輒拜有弊此後則初番入來時外勿拜可也

十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安　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安　答曰知道　備邊司　啓曰城內
居民鮮少募入之民皆是凋殘本州官吏奴僕數少無形
而即今內外不通軍中大小種種策應之事悉皆責辦而
又非預先料理之事許多負役軍兵接寓之際自致擾害

之苦似當有別樣慰悅之擧城內屋人限五年一結免稅
復戶其中勤苦表著者賤人則免賤良人則別樣論賞事
各別掛榜知委俾知朝廷德意何如 傳曰允 御營廳
啓曰今日急務莫如召集八路軍馬已爲外援之計召集
之策專在於都巡察而昨送備邊司公事傳致必難今者
本廳軍官中募得壯士閔汝龍申佑命閔承彪等三人昨
日出戰時亦先鋒突入者其中閔汝龍直犯賊幕奪其纛
中之物已立之功不爲不少此人等又願出去沈器遠處
所送文書某條傳致云令作三件書三人各授一件旣已
出送矣依昨日事目爲先除職以爲激勸之地宜當蓋汝

龍前虞候閔廷鸞之子也當初此城陷閔建鸞專掌其時汝龍隨父到此詳知形止且爲人忼慨忠勇可合此用敢啓　傳曰依啓　內醫院官貟以都提調意啓曰內酒房所用銀古兜里盖具官員下人来時以完物負持爲難打破取便艱難賫来云移送該曺以軍賞之用爲當敢啓　傳曰依啓　御營廳　啓曰自願出戰者分明砲殺只是十三人自言放中者幾至二十人半日詰問終不得其實故不得已當初次知所募人姓名都目以上雖不得一從事目論賞臨戰之時其盡力爭先少無輕重不可強爲分等致有一分憾意輕重間一体論賞之意惶恐敢

啓 傳曰知道 下諭于江華留守張紳檢察使金慶徵
副使李敏求等曰賊兵圍逼南漢今已六日君臣上下寄
在孤城危若一髮而外援不至通諭路絶卿等將此危
之意自其處急速 傳諭于都副元帥及諸道監兵使處
使之星火赴援前後合擊期於勦滅以救君父之急且本
府防備諸事各別檢飭津頭渡涉切禁雜人俾無一分疎
虞之患募得死士某條回報 傳于體府曰逢箭軍士送
醫官見之則已死云其妻子恤典錄用事置簿舉行斂葬
事亦爲舉行 傳曰前萬戶李成翼力戰殺賊極爲可嘉
即陞堂上 備邊司 啓曰即見留都大將沈器遠狀

啓則其弟器成留都副將差出之意已爲 啓請 允下
而奔波之際遽已隨 駕今在行在所戶曹參議南銑以
本曹檢飭事適到京中以南銑代差使當云依此 啓施
行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又 啓曰左通禮李光春危急
之際欲爲敀見老母情理切迫許令敀省而募粟一欵始
覌前頭時勢處之宜當敢啓 傳曰依啓 備邊司 啓
曰即今招集外援一刻爲急賊兵遮絶傳令無路沈器成
將以招討使 啓下出送手而下無人則亦難成形伏聞
楊州牧使李惟聖適差沈器成差下兼察討之任何如
傳曰允 左議政洪瑞鳳 啓曰臣與馬胡相遇於山腰

班荊而坐者已踰時矣稟須招見與否已再 啓矣通於
雀鳴吉者一矣招見與否有何難事而尚無邑白觀此氣
色頗以為鬱且此邊事速決然後彼邊亦易矣所謂王子
已到于此見此事斷否以為進退云即令設處不勝幸甚
四更 傳曰史官四員待令巡城內摘奸 午時 上
親巡城上自北門至西北曲城而止乃 還宮 有政沈
駜成為揚州牧使邊以澤為軍資主簿李襘為藝文待教
文載道吳士儉為軍器正柳應時為軍器副正李元老盧
濈黃浩鄭文曄為司僕副正李武臣李大廈李森孫應溉
為軍器僉正金德潤朱德豪文景參安應雲金德純為軍

資金正朴寬進曾應賢安舜民李璿韓忠俊爲司僕金正
林應湛鄭尙古成㲄爲軍器判官洪頤性權昱金觀爲司
僕金正盧潤達崔挺海金應天爲軍資判官李舜民爲司
僕主簿李成翼爲折衝朴翰男爲都摠都事李楷成振昌
金有拜禹揖趙中一李東翼李彥玧爲武兼宣傳官李曙
請 對啓南擊臺最爲信地而以京畿軍兵排堞甚䟽闊
具宏所守最爲險處而以都監軍排堞令當擇精銳爲遊
兵以爲赴援之地 上曰然則易之如何曙曰臨難易陣
不可協守使俞伯曾所選士大夫依募人之類今排諸於
堞兩出耳其卒爲遊兵如何昨日臣放出四十餘人合戰進

退頗有節矣 上曰胡兵幾何曰或五六爲軍或七八爲
隊矣 上曰自何門出兵乎曰出自北門矣昨聞忠清兵
使李義培率軍上來再送人不得達体府欲得將士往爲
分付臣遴領東砲手十二名送之矣朝出二十八人逢賊
大戰頗有所獲一人貪功爲斬級而遇害一人見失今夜
還來矣 上曰胡兵分明死者幾何曙曰一處四名見殺
一處六名見殺矣且我軍見賊小無怖色深可喜也 上
曰壯哉當賞幾何曰其中中賊而公論如一者五人當激
勸名宲也若有事變自 上當出御將全親自督戰賊雖
入城無足畏也自 上須預知之 上曰三南軍兵雖上

來必未知抵內沈晃成處矣々送人如何曰臣已送閔廷鷟之子送于沈晃遠處自彼通于各路矣 上曰御營軍最壯矣公論的以爲中者當加賞雖不得獲中者亦當差賞賞給矣何景曾曰似聞其賊甚爲零星云縱兵擊之何如曙曰周圍四十里之地無一處間斷其賊甚多矣豈有零星之理乎 上曰惑矣豈無一處間斷曙曰不得已則當路出擊而外兵不來則雖斬獲續無益於事而徒斃我軍豈不惜哉 上曰諸道兵使中能奮不顧身而赴難者誰歟曙曰人心難可預度閔廷鷟之子渙以爲憤每欲挺身出戰而臣姑不許出以待徐々矣閔祿年少有才足可

使也李義培雖無將才頗得軍心亦可上來許完則年老
難恃也　上曰渠輩其知予入此城耶曙曰小臣軍官自
外言來外方皆知　大駕入城矣忠清兵使昨日雖未達
今日或可入來江原道軍兵至今無聲息極可怪也　上
曰道路已阻何以得達乎曙曰出身中募得壯士須布谷
將似好　上曰昨日討賊之後列處燃火依舊乎曙曰依
舊而小臣所守近處最為多聚蓋欲絶故郡及漢陽之路
也　上曰今日亦令放軍出戰如何曙曰食後當觀勢為
之而恐有失軍之患昨日應募者亦直多而不為发送矣
世子曰閑良則給料如何曙曰具宏所守處越邊之賊夜

來或斫木或芟草云其詐極凶臣今日出城中所備軍兒送于具宏處矣景曾曰銀子當給幾何以不爲斬級故只給十兩從征者給一二兩其中或有願得職帖者給之

上曰從征者給二兩有獲者給二十兩 金藎國請對啓曰臣忝在備局以捕得零星之賊無益於却賊之大計梨峴爲賊所據此爲南方通路處臣意若奪據梨峴則三南之路自通而渠無着足處是寔扼其吭也且城中必有接應之擧然彼外兵可以有恃而進臣以此意言於体臣則淚以爲然而以放出城卒四百人爲難此則不然我若奪據彼險則賊當專力於彼城中可以無憂也 上曰自

此有通路處乎參國曰由山脊而往則無可阻處縱有零
星伏兵何難擊之而進也　上曰善招都体察使以来景
曾曰其言好矣而但分兵則恐城内虛疎也　上曰梨峴
長谷遠近何如由山脊而可相通乎若是三南来會處則
真是要害也趙壽益入来曾望見昨日合戰以其所見詳
達　上問所中之賊分明墮馬乎壽益曰然矣白晝對敵
略無畏色真壯士也軍情則以爲官爵不足望也然不可
不施賞典也　上曰方爲論賞耳聞李曙之言則當賞者
幾至七八十人云比来銀子甚少不可遍給何以爲之壽
益曰其兵中殺賊者五人則給五級之賞使渠輩自分之

某兵中殺賊者六人云則給六級之賞使輩渠自分如何領將則出去云給爵似好矣瀅曰渠雖無斬獲旣以領將出身給爵無妨已令主將查報依所報施行何如　上曰無財力不可多賞微則不足以勸士何以爲之瀅曰殺賊者給十兩從征者給一兩太少矣朴㵾曰小臣之意不能殺賊不必給也昨見軍情自募甚多雖不給賞不患無募者矣　上謂瀅曰卿亦聞戶判之言乎對曰臣亦聞之眞所謂扼其吭也形勢極好而但臣之所慮者若欲奪據則所送軍卒小不下四百名而必須擇精銳之人不但城中之事似爲虛踈賊若以大兵臨其處則敗衄之患亦甚可慮

臣意湖西軍兵今明當到諸道軍兵亦必鱗次入來外勢稍振而徐爲之計亦未晩也聖求曰不然小小屯賊可以縱兵急擊使賊不敢肆也安可專事守城而已乎淫進前容啓（承旨史官亦不得聞）聖求曰臣意以爲銀兩賞給事計兩分給似爲細瑣只定級價而都封五十兩或百餘兩分送各將官使之分給而無減似便送于廠銀則自當量功勞而給之蓋旣無獻馘則難可明知必其將官問于同往諸卒查其虛實而給之則無冒受之弊矣濆曰旣無獻馘不須差等混給出征者各二兩如何 上曰中賊者當給十兩也其中雖不無詐人豈可以此而並棄不詐者乎聖求曰

然則從征之類不必給也沈器成進曰小臣旣承招討之
命當乘暗出門變服潛往與臣凡同事矣未有朝廷事目
敢請　上曰得砲手以出小小零賊擊排而前進器成曰
若騎馬則可以如此而旣無騎馬勢當月黑後乘暗前進
矣且無與共事者司僕判官權德從事官　啓下卒往如
何　上曰欲俟月黑則定於何時出去乎當往幾里而路
通乎器成曰若出二十里則可以登山得達矣瑬曰城中
出入之人亦不可不謹其出納也蓋國曰本城形勢臣時
未及見今日當欵往見耳此雖非臣職旣忝備局不可不
一番歷略也　上曰依爲之景曾曰沈器成請令速去如

何 上曰速爲出往通此急報可也器成曰臣將出往矣
別無可教之事乎 上曰予有何言但事至罔極速爲來
援之意諭之可也潢曰江原道軍兵頗精砲手亦多而不
日當來速爲領率犄勢相倚則豈偶然哉且鄕兵亦必有
奮起者諸道軍兵上來者同晝夜收聚可也檢察使二員
俱入江都而尚無聲息極爲可怪器成曰不用命者雖守
令亦可先斬後聞耶 上曰出去依此爲事目可也潢曰
援兵亦當至矣今日行賞勸勵前二路屯賊縱擊可也一
向退保終有何爲瑬曰請行城隍祭 上曰依爲之 上
問景曾曰器成可以得達乎對曰器成其步如飛不患不

達矣　上曰兩班何能步如此耶然則可以得達矣　崔
惠吉請對　啓曰小臣協守北門矣其處雖頗險阻猶有
可緣處且故郡在其面倉穀尚多賊必專力於此而軍士
分排甚虛踈且只排砲手全無射手臣以此意言於大將
則答以軍數不及云士大夫奴子覔給軍兒使之同守如
何景曾曰士大夫奴子分排事協守使自可任意爲之何
用至於請　對矣惠吉曰此時激勵將士爲急昨日戰士
分輕重施賞何如　上不答退出　黃一皓林墰請　對
啓曰渠方陣山底爲疑兵自我亦請依古法放出遊軍出
没爲疑兵何如將士之意皆以利在我遑故欲爲速戰而

渠則爲持久之計矣臣使人覸之諸陣之賊皆爲萬人燃火有各番屯者而皆聚會南門外山底閭閻云此時不可失也先據北山有建瓴之勢將士之意皆欲下去一戰請抄御營及別抄令具仁垕李廓定將出擊則似好矣南擊臺前最爲平夷伊賊陣其近處而使一枝兵擧旗若將向南門者然其意似在南擊臺耳臣欲穿陷爲坑鋪積鐵於城下而陷坑則地凍難穿李曙言以釘穿之則爲好云若得炭三四石則可以作釘而得炭不易矣林墰曰臣所守處路雖少平然二騎之外不得兼進且有坑塹似難馳突因歷擧形勢以手畫地爲樣而白之且曰昨日則有必犯

之形軍兵將官㬋日持久而少無懈怠咸思一戰而終不
挫只有一人來見形止而去此𡠹可疑也臣細察其形勢
兵不滿數萬矣黃一皓語多支離因問　上曰躐書得達
耶　上曰何以知之穿地陷事着寔舉行一皓伏曰請得
炭三石　上曰此事予何以知之予何不問於体府耶一
皓退出　上謂景曾曰賞戰除授事吏兵曹何以趁不舉
行耶對曰已為分付而當知將官等戰秩高下然後可以
授戰故未及為之耳　上曰雖然豈不及昨日成牒于壇
曰撓我使放出四名為城外巡邏而不逢賊兵云自今為
出入之形示賊則賊必畏憚而不肆矣具仁垕於今夜亦

出十五名結屯暗門外有若藏兵者然蓋欲使賊夜間恐
惧而不敢近也小臣主南門近處而少無可畏事今夜亦
滅火待之而無一人近城必有所而懷然也 上曰仁立
之軍爲捕賊而出乎欲爲起兵而出乎 墰曰軍卒自請出
戰故仁立亦生出戰之計矣臣則以爲不可輕易處之而
仁立切欲出往征之耳以吏曹賞戰事景曾 啓曰有實
職者陞拜高職後即爲遞易作闕則並具本職而失之以
新陞職爲案而本職則以兼職下 批如何 上曰依爲
之 墰不知昨日已爲 宣諭請示賞典之意 上曰已
令承旨頒布矣墰曰將官等不見承旨云矣 上招宣諭

承旨韓亨吉詰之亨吉對甚悉墠曰然則必見未及聽之
軍士矣　上使改書以諭　上謂承旨曰李曙戰軍當賞
者何不書送乎景曾請出去問之退出　李曙請對　上
問卿往見合戰形勢乎曙曰東南合戰則已罷矣當戰時
臣親往見之越邊大山賊兵多聚臣與具宏設出兵三中
十名鱗出百餘名使之進前戰仍以手畫地陳其形勢曰
有砲手一人追賊以石投賊賊捨馬而遁遂奪其馬而來
因陳我軍解圍突陣之狀曰軍兵奮勇不可當也奪馬來
入之後旋即還出終始力戰此人則不可不重賞也　上
曰壯哉當重賞之曙曰小臣軍官李光春宗主砲樓之事

而出去未還矣 上曰予當親往觀形勢且示賞典昰曾
責曙送一皓請炭事曙謝曰吾果使之矣 上曰卿終始
主幹此城凡事詳爲指揮使不知形勢者皆得曉知可也
且此城有甲冑而何不分給武士耶曙曰我國之人不閑
着甲故不爲分給矣今當分給伏計 上曰城上將士不
可不給也曙曰城中之卒不可遍給當給水原軍馬矣且
南擊曲城未修處請別爲堅守 上曰卿可分付也 世
子曰揀聾砲手等聞有出戰之令亦莫不踴躍奮起云矣
曙曰賊兵若大來則合戰之時其數必多而不滿七十餘
騎其數不多盖可想矣 上招揚州牧使沈晛成曰何時

當往乎對曰出去之人爲賊所阻比比還來臣亦不能自定矣夜行晝伏何望其無故得達耶設或得達不成貌樣有若奔竄之人招集軍兵或恐不易也 上曰不可如是也當今急務惟在迎見勤王兵之上來者使之出於南路與之來援也如見上來人細陳賊之形勢爲可景曾曰擣陣梨峴以通東南路最爲急也 上曰某路中若得通則幸矣瑩成曰吾往重爾全無貌樣恐無以行號令也 上曰江都消息絕不得聞某條通諭使之信守爲可瑩成曰小臣當某條通諭景曾曰江都似不危矣 上曰往彼者皆書生豈不危乎 謂瑩成曰江都則送人通之汝則專

任通路一事器成曰今日不及往則明日可達也 上曰觀勢爲之國事至此無復可爲須與忠義之人共圖恢復之計器成曰臣見外來軍官問之則臣兄已往抱川云當其某系尋覓與之共圖 上曰十分審行善爲之圖 朴潢請 對密啓（刺客自募故有是 啓不果送）李馗洪柱一李時楳請 對馗 啓曰自 上數爲巡城而臣病不能從今有所懷請達焉臣爲承旨時以籌城不高曾已 啓達矣賊若爲攜而上則甚易登也自內砲射亦不易也但形勢危峻使賊若上岸而進則砲射似便矣若由平地蟻附一處則難可射也諸將等亦未及思矣 巡城時詳問形勢截斬此

等形便處何如　上曰更指陳形勢植以手指畫其形勢
且曰今雖地凍令士大夫奴子及排敬處軍人聚石以待
可也賊若犯城則游軍旣不足堞卒亦不得舍信地而救
他處豈不可慮之甚乎諸不緊處軍人別爲團聚一處各
游軍似當矣且使賊若蟻附於門樓或破門而入或衝火
而入之則亦甚可慮若不聚石而防患則必鑿門底埋火
砲而諸將懸泛度日置之尋常誠可爲悶而且城中消息
無緣通外是最可悶也洪振道進曰今日陽智軍士來言
陽智以下人民皆恃和議尚爲不動云甚可慮也請急將
絶和之意通諭如何植曰縱出騎兵五十餘名亦不可衝

突賊陣目今城中之馬飢立數日矣皆將屠食與其等弃
無寧送將帥給此馬爲游兵出擊則外路可通而朝廷以
守堞之虛踈爲慮並隊而不敢至於朝士中有勇力者亦
且袖手而無所爲是猶弃本餘而用枝葉也備局論設一
向慫恿伏願斷自 聖衷速爲之計柱一曰近來砲手等
殺獲頗多城中人心倍爲激勵誠幸也然以此難成大事
必穿一邊通命脈使援兵得進然後賊復可圖也時棋曰
機不失也必也若失此時人心一解則大事難成 上曰以
守堞之虛踈故不得分力矣柱一曰大將軍官甚多何患
無事時棋曰士氣一激以五六而當二十餘賊此時何可

失也柱一曰城之險處不必排精兵士夫奴子亦可守也
請抄軍馬給罷成使之突陣出去如何植曰 廟社主元
孫王子皆在江都豈可無分付之事乎奔問文書不可不
急送也設使見獲於賊陣不及城中形勢何關之有 上
曰具言則善矣城中軍勢孤弱若出五六名或十餘名則可
也若至於三十名之外形勢甚難矣植曰朝士中使之自
募則豈無願往之人乎京圻監司李溟亦頗出戰矣 上
曰渠若願出則使之出戰未爲不可但恐其不得出也植
曰都元帥處亦未送人宣傳官中有成俊給者最壯也使
之出去宜當柱一曰有許檍者亦壯士也振道曰若壯士

則白晝出去亦可得達景曾曰聞僧人輩出去之時亦逢
賊不虞也　上曰然則募送僧人可也植曰雖十許人亦
可突擊出往也振道曰有人自京來逢賊五六名於中道
以大杖擊之而得達矣　上曰京中消息如何振道曰京
中晏然云矣　上曰留都大將在云乎曰此則不得知矣
上曰然則賊雖據城渠必孤弱矣想京中之路不至甚阻
絶也景曾曰何獨京路外路亦未必阻絶而不能探知故
獮令不得通也植一曰被虜走回女再昨入來言賊夜睡
之時有同死人倘使夜擊渠亦延當云矣時楳曰此賊不
足畏也也曰三四十軍卒有何損益而不爲出擊乎　上

曰其言然矣兵判招來　上使李植陳其計於兵判之前
聖求曰與其無所爲而空坐不如擊之爲便令番新出身
人除赴防使之出戰則似好矣植之言似有理也但晝擊
則我馬不敵被馬似不可當也夜則可以擊之請出而試
之使沈晛成輩試之如何　上曰擇一等壯士出送可也
聖求曰游軍甚尠壯士則一人甚閑使沈晛成抄各司下
人有馬牛者亦試何如植曰龍伯亦欲出去矣　上曰龍
伯果欲出乎聖求曰必發憤之言也年老無才何可任此
事乎　上曰若欲排軍當用武人京路似疎可先開也聖
求曰西門外致郡之路可先試也　上曰和親既誤人矣

方外之人誰肯上來時楳曰事所以誤者和字之害也聖求曰勤　王兵若已上來則豈可不爲馳報而徑先退去乎　上曰勤王兵何間當上來乎聖求曰聚集之間勢必遲延數日前似當上來而都元帥尙不來援極可怪也楳曰元帥處何不送人耶求聖曰因黃海道人自募者催促已三度矣豈有不達之理　上使各司下人加募以送如何聖求曰各司之人皆不自募是可悶也然三度催文豈有一不得達之理乎天時效順軍卒用命恢復之勢可以圖之也今日君又捕賊則士氣益培漸次加出以擊大陣則事可爲也時楳曰摘奸若頻軍卒等亦不得休息頻

以爲苦矣 上曰晝則不爲摘奸矣聖求曰此亦不知之
言也軍兵延指凍裂躑躅不得睡非緣摘奸而不睡也
上曰出送軍人諭以還入則論賞之意可也江都之奇亦
不得聞漢用爵々聖求曰聞六日之前賊兵尚不到露梁
以西云若一路得開則諸路次々可通矣挃一曰近來月
已黑矣意外之變甚可慮也城外埋伏事預爲擧行如何
植曰伊賊已知制造雲梯甚可畏也時棋曰預戒軍士使
勿出惻然後可辨偶人與真人矣植曰潼關陷城時馬亦
踰入云矣 上曰寧有此理植曰必其城不高故如此矣
時棋曰各門鎖鑰必 稟大內而開閉恐以此而誤軍機

也 上曰已令變通矣 上曰注書出去招朴潢以來時
棋曰廟堂失其体貟紛紛不定軍情皆頗得金尚憲而鎮
定矣景曾曰已爲 啓下矣時棋曰尚憲之能以靜制動
伏願自 上一聽其策而勿爲他議所動如何景曾進前
密 啓上曰委寄諸重臣與大將而凡事不能成樣何以
如此景曾曰渠輩亦豈不欲盡心爲事出倉卒器械未備
心神驚散不暇周旋矣外人皆言此賊强悍不及倭人若
使高如彦伯韓明璉者在不難突陣而未聞有一人擔當者
蓋秩高之人培養自尊而年亦已老筋力未及故然也朴
潢入來 上曰人言軍士等晝亦不得睡云然乎潢曰巡

餙者甚多故不得安也 上曰無乃廵餙無節乎且地形
平易處形勢可畏聞伊賊方造雲梯云應變之事不可忽
也聚石幾何耶潢曰軍卒零星力不能多聚矣 上曰緊
處則不可不多聚也定送軍官及本官下人十分着実爲
之潢曰請令体府從事一人專掌其事 上曰依爲之且
北邊亦有緊處云矣潢曰何處不緊元斗杓所守處多定
御營軍故皆爲自募出戰其處最踈矣 上曰御營軍最
精出戰者還卽排堞可也潢曰渠無軍官不能辦令請以
侍衛壯士除出爲軍官如何 上曰侍衛亦不可孤弱抄
給十餘名可也緊處聚石事不可緩也定送從事官十分

看審爲之李厚源鄭雷卿請　對厚源曰小臣掌南擘臺
與南門矣前已　啓達添兵目今排堞似爲不少而京畿
鄉兵實不足用自南至東防備最踈西北則地形絶險雖
無防備賊難飛入請以訓局砲手推移換排如何　上曰
既已分軍今難遷動雷卿曰小臣與厚源同守一處矣受
賊之處莫如南擘臺與東門而守備最踈且旣有砲壘則
當置大火器而曾不預備今難猝辦則衝突之患迫在朝
夕臣意西北最爲不緊若使元軍盡數移易則彼必有辭
矣除出若干與之相換有何妨乎　上曰大將安往而爾
等來言乎朝見李曙則以爲無虞而爾等之言與之相反

何耶且朝者業已加送砲手未及往于雷卿曰砲手雖未
其數甚少若欲堅守一樓當不下四百名矣且今番分軍
極爲誤處直可慮也　上曰當初分軍何以如是耶不問
於李曙而分之者亦何故耶潢曰今日接戰亦何妨于㬚
源曰雖不多得請加定城軍七十名都監軍三十名如何
潢曰此則決不難也　上曰其處最緊故如是言之耳㬚
源曰臣之信地比他處最廣且緊不可不變通也雷卿曰
昨日分賚僅一合而亦未遍賜若加得八斗則可以均給
矣　上曰何不於昨日卽言耶㬚源曰分給之時方合戰
戎嚴故不及達矣　上曰降煩說話今日更爲遍給可也

且軍情如何雷卿曰最可恃者軍情也　上曰士大夫所
聞處雖有怨心宣敢於口必密察然後其情可知也雷卿
曰有一事可以易知者當初六十餘騎之逢戰也李曙姑
令勿出而爭先出戰於此可知其欲戰之心也李源曰人
和地利千萬無疑矣潢曰城險如此故人心不動此可喜
也雷卿曰今日戰亡死者四人而有砲手梁承龍者最爲
忠義之士方與賊挑戰而賊二十餘騎猝至圍之承龍踴
出放丸殺三四賊追擊至山下爲後軍所襲亂斫而死極
爲驚慘其外五六人亦爲中箭云矣　上曰何不馳報耶
雷卿曰岩谷間匿伏者次次入來時未知數故不爲馳報

矣所謂被殺人中二人不至絶命而萬無生道其餘中箭之人方置停舍　特送醫官救療以示感動之擧如何賊之被殺者亦二十餘名云矣　上曰豈至如許之多乎雷卿曰此則非虛張也潢曰侍衛之士最爲虛踈李曙所率別武士十餘人使之侍衛如何　上曰予非以侍衛爲虛也欲得抗戰人耳雷卿曰比見軍情皆欲大擧出戰此則決不可爲也小小此賊頻頻抄擊則渠必團會道路可通仍以待援兵之來可也視其馳突難以孤軍可當也　上曰軍情雖如是言之亦豈可輕易爲乎雷卿曰積鉄最爲御賊之良具也嘗其馳進也一馬顛仆而隨墜落及其回也

諸馬皆塞矣　上曰然乎厚源曰固守城內而外援隨至
則軍情自當百倍此城形勢已成負據伏願堅定　聖志
勿爲動撓且觀賊勢甚必分明以一軍回轉而劫人之狀
亦爲明白前驅我民以助其勢矣不然則今日之戰豈不
大張威勢耶　殿下之入此城寔胡自亡之秋也　上曰
自今當一意爲之而但聞四人已斃云可謂驚慄厚源曰
今番將士請令論賞　上曰論賞亦可爲之死者尸身不
可不斂葬其尸可得乎雷卿曰尸則在見殺處矣奪馬之
事不至甚壯而見一人逐賊奪馬而來軍情無不踴躍矣
上曰然乎願見賊頭也厚源曰分軍之事何以爲之　上

曰當初旣不善處何以爲之援砲手當畏人耶雷卿曰若得百名則雖不足猶可爲也沈悅請對　上曰國事至此卿有何謀策耶悅歔欷曰小臣近以肩脇之痛一不得入侍而事機至急欲達所懷而來矣此城形勢極爲隆阻東南之間有一高峯俯瞰城中賊兵必欲由此犯城四門之中此最緊也不可不別爲添兵也且賊自前攻城之時必驅本國人物牛馬爲前鋒使我人虛費矢丸然後急攻陷城此事不可不預知也且東南門之間必多置游軍然後可保防禦也今者城池雖好而機械未備粮料將竭賊若持久四出搶掠使餉道阻絶則將有同逕之變請命粮臣

十分料理且未知城中積粟幾何而百官散料以米給之
臣意百官則無不辛奴雖給皮穀亦可養食軍士則不可
給皮穀也駐此孤城事勢危迫募得此地壯士急由山路
下諭江原道監司潛師夜行則可以得達都元帥及下三
道兵監司等處亦 命取路水上勿由直路免爲賊兵遮
絶如何城堞軍士長立晝夜目不交睫今已五日所啜又
不得腸充其裝何不爲自盡也臣意令百官晝一守軍士夜
守可也且使老病百官晝夜守城亦非長久之道也 上
招戶判曰沈悅言百官之料當以皮穀給之云矣藎國曰
百官之料一日以二七合磨鍊半則以米半則以皮穀矣

悅曰小臣所達皆已陳之蒭狗而入城之後初見君父故敢達所懷矣英國曰扈從之官不關於守城者皆稱扈從此輩固不可使之飢也継料亦極難矣悅曰下道粮餉速爲収入如何　上曰何以収入耶悅曰故郡之賊甚爲零星豆尾之山勢甚高夜縱勇士擊其屯賊輸致山上次次運入則有何難焉　上謂戶判曰此言如何英國曰其言甚難行臣所以請據梨峴者盖爲此也崔來吉請　對曰曰如是空坐將何爲乎孤城受圍粮餉已渴梨峴之據不可失也　上曰梨峴之路何以得據乎來吉曰某条據之可也安能嘿嘿空坐此乎悅曰運粮進兵必由上游形勢

然後可以得達矣来吉曰軍料則不知當支幾月矣目今蒭草已絶馬將盡斃將復爲予参國曰聞人多有賣馬者云以後日給價成帖以給取其馬殺以餉士如何悅曰収城中得釜鬲置於堞上毎値寒朝則計軍數以一升粥饋二名軍如何　上曰此則勢不可爲也来吉曰安有如此可悶事乎賊若添兵則何以爲之耶悅曰臣之所憂者東南隅也大將駐彼想不虛踈然南臺越邊峯俯瞰城中被虜牛馬盡藏於彼云深恐賊比爲先鋒而進迫矣　上招朴潢以沈悅言告之仍　教曰南擊臺近處當揀百名然後可守云嘗初何以不問於知事者而如是誤分耶潢曰

業已加定矣且今者又爲接戰砲手等爭由暗門而出者
不知其數矣 上曰精以易狙人情不必悅然彼邊專爲受
兵之地而御營軍部監軍皆排歇處故人言如此也潢曰
西北雖云險阻故郡往來之賊亦爲甚多不無侵犯之患
故已遣自募軍爲防備之具亦不可輕遽至此也蔡國曰
夫軍猶有三糧盡也矢竭也兵疲也彼所以如許者欲我
之有三患也今以小小軍兵晝夜不息會目前之小利虛
殄既多則將來大軍無以防禦故守城之法以專守城內
爲貴不爲出戰矣潢曰其言甚是也景曾曰今見元斗杓
書啓應賞人等將官則欲得準職吾身閑良則願得守門

將部將等帖賤人願得兼司僕羽林衛之帖以爲誇耀之地而銀子則不願受之云矣且見一賊而衆砲齊發雖或中賊不知某人所中云此語似然也私奴則欲爲免賤云而免賤則其事太重　上曰免賤則太重良人除禁軍願將除職公私賤給銀可也景曾曰良人京砲手無不爲禁軍者矣　上曰送銀於將帥使之參酌分給景曾曰嶺南軍皆願得内禁司僕帖矣　上曰然則私賤何以賞之黃曰良人以職帖賞之則銀子有餘公私賤則各給五兩銀如何　上曰賞格事趁今日爲之先鋒力戰者一體施賞從援者當有差等已得職帖者次次陞職如内禁衛將除

守門將守門將則陞主簿可也蓍國曰沈悅欲輸豆尾之
穀其慮得矣然古人則一邊合戰而一邊運粮矣今我国
則軍勢甚弱難可運粮也設使出送運卒一人不可負來
六七斗而若逢虜擊則並其軍而失豈不甚惜乎且聞宣
傳官自忠州來言利川之民亦聞和意而不動云甚爲可
慮不可不急速曉諭也　上謂景曾曰京砲手則給銀領
將則除職可也出外磨鍊

二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安　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安　答曰知道　下諭于都元帥金自

縣副元帥申景瑗曰南漢被圍今已七日予在孤城危迫已到十分地頭聞卿已領大軍來抵畿甸去急急赴援以捄君父之急且道路阻絕通諭甚難自御虜傳令諸道監兵使星火來援京畿列邑亦宜各率鄉兵或勦擊零賊或掩襲大陣期於隻輪不還 以臘書 下諭于公清監司鄭世規兵使李義培全羅監司李時昉兵使金俊龍慶尚監司沈演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栐等曰賊兵圍逼南漢今已七日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髮汲汲之勢卿可想也即聞西北諸將亦皆領兵已到畿甸去卿其星夜馳赴前後合擊期於勦滅以捄君父之急且令送諸虜有 旨或

不無遲滯之患御具急急傳送 献官金尚憲 啓辭凡祭享犧牲皆當用牲而昨日城隍祈告祭犧牲以牝牛牝豕進排若使改備則事勢未易日又昏暮祝文已塡不得已以所進排者仍用殊爲未安當該進排官吏待事定後推治何如 傳曰允 下諭于江都檢察使金慶徵曰賊兵已圍十日城中累矜精砲四面勦殺取獲雖多而尚無退兵之期本道防備不容少忽下三道舟師急急徵集一邊藏置戰船以待且三江氷解則事多可慮凡事卿與留守相議善處且諸道監兵使處募死士事通諭急急赴援事已爲下諭其能得達耶在此孤城日望援兵之至星火傳諭以救

君父之意 兵批以梁家龍爲訓鍊院主簿全福龍爲守門将 都体府 啓曰去夜廵邏捉莞唐一人問其根着則城堞抬守廣州抄軍也以妻子推尋事逃出爲言此時守堞軍卒難了信地逃亡設詐之狀極爲過甚梟示軍中以爲懲戒之地如何 傳曰知道